

蘇沃羅夫元帥

合著 巴 克 梯 利 夫 . 1
拉 佐 莫 夫 斯 夫 . 1

盟 白 音 譯

東 哈 魯 尼 發 行

瞿白音譯

蘇沃羅夫元帥

東北書店發行

879-55
325-4-2



3 0532 8280 6

譯者前言

沙俄自十八世紀初彼得一世維新後，已躋於強國之列。雄視東歐。蘇沃羅夫（Alexander Vasilych Suvorov 1729—1800）將軍生當其時，歷卡德琳二世及保羅一世二朝，任野戰元帥，先後擊敗普、土、法諸軍，盡瘁國家，功勳蓋世，爲沙俄一代名將。但蘇沃羅夫之偉大，當不僅在其戰功，而在其治軍之方法。彼出身行伍，終生與士卒同甘苦，治軍不重形式，而重士氣之激勵，與士兵素質之提高。由此種訓練方法之結果，彼曾以二萬五千之衆，擊敗土耳其十萬大軍於伊茲曼爾要塞，以無上之勇毅精神，在同盟者普奧之陰謀交脅下，在飢餓與險境中，擊敗拿破崙於阿爾卑斯山隘，挫其兇鋒。但此蓋世英雄因生性嚴峻，疾惡如仇，不肯媚上，故屢遭讒誣，終無寵幸。此劇描寫蘇沃羅夫之畢生事蹟，自一七六〇年俄普之役起，中經俄土之役，含冤被逐，後經起用，遠征拿破崙於意大利烈日下，歸國而蒙譖病休止，共垂四十年之史實。此劇在蘇聯備受重視，曾在斯摩林斯克紅軍劇場上演，獲得重大效果。在蘇德戰爭之目前，更充分顯出其積極的現實意義。至於寫作技術方面，則更屬希有之力作，全劇連序幕共十場，雖始終描寫一個偉大的軍人生活，其中毫無不必要的，爲效果而存在的賤價揷曲，而情緻細膩，意趣豐饒，絕無枯澀之感，蓋因作者將蘇沃羅夫作爲人來描寫，而不是作爲神來表現之故。結構十分嚴密，性格描寫生動完整，允推近年來世界劇壇之瑰寶。譯載於一九四〇年第一號國際文學英文版，本書即根據該書譯出。——譯者

場次

序幕 青年軍官

第一場 寄寓者

第二場 不速之客

第三場 伊茲曼爾之夜

第四場 皇恩

第五場 放逐

第六場 意大利烈日下

第七場 魔鬼橋

第八場 祖國

第九場 蘇沃羅夫活著

序 幕 青年軍官

登場人物：

卡蓋生——柏林市長
其妻

柏林市府官員（甲）
官員（乙）

克羅普興——俄兵

彼得·萊斯柯夫——俄兵

伊凡·葉哥金——俄兵

俄兵甲、乙、丙、丁

普洛霍·丹尼西奇·杜巴索夫——俄兵

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·蘇沃羅夫大元帥

沙哈·格里高里奇·區尼雪夫伯爵

葛德里勃·庚里喬維奇·士德里平將軍

侍從軍官



參謀

一七六) 年秋。柏林。柏林市長卡蓋生家。這裏是一間書室，地上鋪着地毯。卡蓋生坐在書桌前，頭埋在手裏。靠書桌的牆上，掛一張弗特力克大帝的像，帶着漂亮的白假髮，穿着紫紅的披肩。這書室有三個門。一門通過道，一門通另一室，另一則爲玻璃長門，通洋台。卡蓋生之妻站在玻璃長門前。她凝神的眺望着遠處，望到樓下的潮濕的廣場，瓦頂的房屋，枯樹和教堂。天下着雨……一位柏林市府的官員(乙)焦躁地在室內來回踱着。另一官員(甲)也在場，他也顯得焦灼和煩惱。一隊俄羅斯兵出現在下面廣場上，擊着鼓，經過卡蓋生的房子。一隊過了，又是一隊，接二連三地過往着。遠處有軍樂隊正在吹奏。俄國兵正估領着柏林。

卡蓋生夫人(以下簡稱卡夫人)奧托！奧托！俄國兵到柏林了。他們已經到我們面前來了。

卡蓋生(以下簡稱卡) (跑至窗前) 噢，天啊！這些俄國人到柏林了。這些混蛋！馬上到市政廳去，立刻召集商人們。時間還來得及。我們還可以設法救我們自己的。

官員甲(以下簡稱官甲) 遵命，先生！

卡 不要發慌，華格納·卡爾·烏爾里奇不會使我們難堪的。

官甲 我們唯一的希望，是信賴上帝和卡爾·烏爾里奇殿下，他是俄羅斯的皇位繼承人。

卡 馬上到國庫裏去，其他的事我會親自料理的。可憐的國王，可憐的祖國！

卡夫人 天呵，一切都完了。

克羅普與（以下簡稱克） 這屋子很好。我們可以在這兒宿營。（語衆士兵）跟我來！
卡 進來！

（門口出現了一些兵。他們的襤褸的制服浸透了秋雨，濺滿了泥漿。第一個進來的是彼得·萊斯柯夫，一個老兵）

萊斯柯夫（以下簡稱萊）（放下長槍，搓着手）嘿，鬼天氣！

（另一個兵杜巴索夫，腿上受了傷，由另一個兵葉哥金扶着，跛拐地走進來）

葉哥金（以下簡稱葉）（語杜巴索夫）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了，普洛希嘉。

克（語衆人）就躺在這兒！

士兵們（甲）噢，凍的要命！

（乙）我身上沒有一根骨頭是乾的。

（丙）城裏總比野地裏好，可以找個地方避雨。

（丁）我要睡他三天三夜不醒來。

（卡蓋生打開書桌抽屜，開始取出紙片字條）

萊 我們空着肚子走了好幾天，現在能在這兒歇歇了。也該歇歇了。

葉（扶杜巴索夫至椅上坐下）我們會照扶你的，普洛希嘉。住醫院不見得比這好。來，把脚伸出

來，我給你脫靴子……（輕輕地脫掉杜巴索夫那條受傷的腿上的靴子）

克（語葉哥金）你把你自己的靴子脫了吧，你還穿着呢。瞧你們弄得好髒！（語衆兵）把靴子脫

掉！席子都給你們弄髒了。

（兵都脫去靴子，卡蓋生抱着一堆紙出去）

兵士之一 喂，瞧，主人生氣了。嘿，瞧那兒。（向退出的卡蓋生）要那些紙片幹麼——把桌子搬去不就得得了。（卡下）

萊 讓他去，你不看見他不痛快嗎？

葉 （將靴子脫去）我老子常說：傻子穿靴，機伶人穿皮鞋，聰明人光腳牙子……他自己在冬天常常打光腳板兒，他確是那樣的。

萊 （脫靴，啣唔其詞）呵，我多麼想念你呀。我的可愛的火爐，可愛的家。

（卡蓋生入，走至桌前）

葉 現在，把地板弄乾淨，孩子們。我們來跳舞，普洛希嘉，好不好？

杜巴索夫（以下簡稱杜） （正在包紮他那受傷的腳）噢，好是好，可是我腳上的那個槍洞不讓我跳舞。

（萊斯柯夫搖手，依然在室內踱着，啣唔着：啊，我多麼想念你呀，我的廣大的光禿的土地……）
杜 老彼得犯了懷鄉病了。

萊 冬天的播種，這時候該過去了吧……唔？（靜默）

葉 （凝視弗特力克像）一個婊子，他們把她掛在這兒。

卡 （突然火起）不是婊子，這是弗特力克！弗特力克大帝！是國王！

杜 (語塞哥金) 國王！你說是婊子！你把他們的國王看成一個差役的老婆，他們自然受不了。

克 (語卡蓋生) 你怎麼會說俄國話？

卡 (稍停) 在我們常和俄國人打仗的時候，我們常和俄國人在一起。我開了一家大商行。我們和聖彼得堡有生意往來。我常到那兒去的。

克 你還可以一直做生意下去……

杜 現在不管你願意不願意，你得接待你的客人了。(大笑)

(在室內人談話中，進來了一位青年將軍。中等身材，穿著野戰的制服。他的手臂吊韜在胸前。他站在門口，未為室中人注意)

青年軍官 他們已經很舒服了……好呀，孩子們！

(這些兵在一會以前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，可是一見了這軍官，就馬上變成了凍結的雕像：『您好，官長』。杜巴索夫掙扎着要站起來)

青年軍官 (語杜巴索夫) 不要起來！不要站起來！你們都是從雅特卡來的嗎？你在哪兒受傷的？在海爾門嗎？你叫什麼名字？

杜 (半站半倚) 普洛霍·杜巴索夫，官長。

青年軍官 (以一手置杜肩) 好，好。我看你們在這兒很舒服。現在你們可以休息一下了。(騎跨地坐在椅子上，把一個個兵看望一週) 真像木頭人……你們把胸膛挺起幹麼？(靜默，兵士們仍然僵硬地挺立注視著，直至那青年軍官吼叫出：『稍息！』然後士兵們照軍隊規則鬆弛下來) 好，

好！（語克羅普與）你一輩子就在訓練他們！

克 是，官長！

青年軍官（語葉）等一等！嗨，那邊那個漂亮小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

葉 伊凡·葉哥金，官長。

青年軍官 啊，葉哥金……你覺得柏林怎樣？一個好城市，是嗎？你喜歡嗎？

葉 不知道，官長……

青年軍官 什麼話！你的眼睛在那兒？

葉 不知道，官長。

青年軍官 你的眼睛在那兒，你也不知道嗎？你這木頭人，你是一塊木頭！

杜 官長！（青年軍官轉身向杜）我看是這樣：柏林很好，是一個有錢的城市。地方很大，比我們的

雅特卡還要大得多。

青年軍官（語衆兵）那末你們覺得怎樣？弟兄們！

衆士兵 是，官長大人！

青年軍官 呸！混蛋！你們沒有長眼睛嗎？沒有心肝的嗎？你們佔領了一個城，你們拚生捨命的佔領

了它，這是怎樣的一個城？為什麼這個城重要？（士兵們無聲息）沒有一個人給你們講過。他們

以為你們無需知道。但是不，葉哥金你必須知道，還有你，杜巴索夫，還有你，還有你……你們

大家都必須知道。柏林是弗特力克大帝的軍械庫，是他的彈藥廠，他的造船廠，他的造船廠……

：這是勝利，弟兄們！

（卡蓋生入，猶疑地走近青年軍官）

卡 俄羅斯官長，給你請安，俄羅斯官長！

青年軍官 是市長嗎？

卡 是，是，我就是。卡蓋生！

青年軍官 你有什麼事要我做嗎？（卡將其拉在一旁）

卡 俄羅斯官長光臨這兒，我十分榮幸，……但是那些兵？我卡蓋生一定得招待小兵住在我家裏嗎？

青年軍官 兵住在你的書房裏。

卡 噢，千萬請求你！

青年軍官 那末這兒做參謀部，兵住到你大廳上去。

卡 噢，真到霉，先佔領柏林，後佔領我們的書房，現在佔領我的大廳了。……（語衆兵士）這兒來，高貴的客人們！（士兵們收拾起背囊，跟卡蓋生出。這位青年軍官就是蘇沃羅夫，現在室內祇留下他一個人了。他望望牆上的柏林地圖，看看弗特力克像，從洋台門望到廣場上）

蘇沃羅夫（以下簡稱蘇）你就是個樣子的，柏林……

（區尼雪夫將軍入，肥胖，碩大，浮躁，後隨一侍從軍官）

區尼雪夫（以下簡稱區）（喘息）哈，好漂亮的書房，參謀們從沒住過這樣好的房子。漂亮！漂亮！

亮！（語隨來之軍官）好孩子，你去告訴這屋子的主婦，叫她馬上煮點臘腸。要她趕快，我的肚

子在叫喚……我馬上就來吃。（隨從軍官敬禮，出）啊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我的親愛的伙伴！我怎麼沒有看見你？啊，你受傷了嗎？

蘇 皮面小傷，大人！

區 對，你的話對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在這時候，重傷祇能算是皮面小傷，輕傷祇能算一個刺激……我聽說你作戰很出力。我一定要告訴伐西里·伊凡諾維奇。讓他覺得有你這樣的兒子非常光榮。……你滿意嗎？

蘇 不，大人，我們在城外耗費的時間太多了。雖然我們把敵人一擊而破，可是我們放走了兩支敵軍。

區 聽你這毛頭小伙子！還是這樣輕率。總要表示些與眾不同的意見。……戰爭就這樣的結束了。

區 別像小孩子了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策略，策略——這是你需要學習的東西！一切事情並不是都在戰場上決定的，好孩子，大部份都是在聖彼得堡決定的。（放低了聲音）彼得·費圖洛維奇，皇太子殿下，不久以前有一個別名叫卡爾·烏爾里奇！唉，他說了兩句俄國話，第三句就不會說了。他連謔告都說德文的！這就是問題了。老太太說：『前進』，而她姪子却說：『撤退』……事情是說不定的——今天彼得·費圖洛維奇是太子，明天他就登基做皇帝……而我的階級，我的官銜，都不是永遠釘死在我身上的，……你笑嗎？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記住我的話，彼得·費圖洛維奇登基以後，他就會和弗特力克訂立和約，而且還會派我領了隊伍去援助弗特力

克。(附蘇沃羅夫之耳語) 叫我們赦免弗特力克……

蘇 我不懂這個，沙哈·格里高里奇……

區 唉，你今天可笨了，你應該去問問土德里平，他會教你一切計策……

蘇 我不知道，我不想向土德里平學這種下流行爲。

區 噓，亞力克沙發！你不能這樣譏諷土德里平，他是一個很高貴的人！聖彼得堡很重視他。在他面前，你說話和行動還是小心些好。(土德里平入) 噢，葛德里勃。庚里喬維奇！你來了！我不得
不走開一下。在公出的時候，請你代行總司令部的職務。你已經佈了崗沒有？

土德里平(以下簡稱土) 他們已經站了好一會了。城裏秩序已經恢復。但是，沙哈·格里高里奇，我很覺得你很奇怪。這兒已經佔領，但是投降的條約既沒有起草，更沒有簽字……

蘇 (語區尼雪夫) 請問，人人，這城已經投降勝利者了，除了普魯士人以外，誰還需要訂定這條約？

區 喂，喂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！一切事情都應該白紙黑字地寫個明白，這樣誰都不能挑什麼毛病了……葛德里勃·庚里喬維奇，你來辦這件事……找市長來談判一下，我簽個字就成了。一切照聖彼得堡的命令辦理……

(卡蓋布入)

卡 (語蘇沃羅夫) 俄羅斯官長，你的命令已經照辦，士兵們很高興。(目視區尼雪夫和土德里平)
噢，將軍們，十分榮幸，我很愉快。(深深地躬身)

（區尼雪夫和土德里平冷冷地回禮）

士 是市長嗎？

卡 是，是，市長。奧托，卡爾，馬里亞，卡蓋生。

士 你很僥倖，能和這次戰役的總司令官區尼雪夫伯爵大人談話……我是土德里平將軍。

（卡蓋生再鞠躬爲禮）

區 好，我要走了，葛德里勃·庚里喬維奇……我有緊要公事。（語卡蓋生）一切由土德里平將軍和你討論。

卡 （鞠躬）我很愉快。

士 我們要討論的條件是非常苛刻的。

（卡蓋生鞠躬，區尼雪夫走到門口，蘇沃羅夫趨步趕上）

蘇 不要走，沙哈·格里高里奇。

（侍從軍官入）

侍軍官 （語區尼雪夫）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大人！

區 是嗎？（語蘇沃羅夫）喂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有緊要公事等着我……（高聲）派陸軍中校蘇

沃羅夫，在場參加談判！（偕侍從軍官下，土德里平仰倚在椅中，卡蓋生端正地站在他面前）

士 我們已經和城防司令羅覺夫簽了總的投降條約了。其他的條件，都歸入和市長簽訂的條約之內（卡蓋生鞠躬）總司令命令我們向這城市要求一筆巨大的金錢的貢納……造船廠，造船廠，火藥

庫，一律都該燬掉！（卡蓋生不語）現在我們來討論這些問題。這討論需要很多時間……我們不必麻煩我們的青年朋友……他已經很疲勞，而且受了傷。蘇沃羅夫中校，我不強留你！（蘇沃羅夫躊躇了一下，然後走向門口）請你告訴區尼雪夫伯爵，不必勞駕他到這兒來，我會去找他的。

蘇（在門口轉身）是，我一定去找總司令。

土 很好，你去吧，中校。

（蘇沃羅夫下。靜默。然後卡蓋生的態度突變，伸展他的肩，裝出一位不可一世的氣概，兇猛地俯視着土德里平，土德里平此時已不復漫閒地倚靠椅中，而僵直地端坐着；他的臉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表情）

卡 好……（稍頓）好……（跌坐在椅上）你還有什麼話可說？土德里平先生。

土（站了起來）我想說……環境……

卡 住嘴！（稍停）不要強辯。

土 卡爾·烏爾里奇殿下的命令，我已經實行了……

卡（鋒利地）彼費得·圖洛維奇決不會發出這樣的命令……一定是你誤解了他的命令。

（卡蓋生以拳擊桌，爆發出一串日耳曼語，動作興奮，口中再三提起彼得·費圖洛維奇，卡爾·卡爾里奇等名字。土德里平以日耳曼語答之，其狀態顯在爲自己辯解。他從袋中取出一張紙，遞給卡蓋生，卡蓋生接閱，在該紙上添寫了一些，土德里平點頭表示同意，即將文件塗改）

卡 這真可怕！多麼可耻！他們都像癱子，無脊椎的廢物！

士 請原諒我，先生，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了。

卡 那末，我們的偉大的保護人卡爾·烏爾里奇，就是彼得·費圖洛維奇，他在想些什麼？告訴我，他什麼時候發出的這些殘酷的命令？

士 看上帝的面，卡蓋生先生，不要失望，一切可以挽回的。

（區尼雪夫入。他在生氣。卡蓋生立刻回復了卑謙的偽裝）

區 士德里平將軍！

士 是，大人！我正要來找你……蘇沃羅夫中校沒告訴你嗎？

區 蘇沃羅夫中校說你叫他離開這房間。你爲什麼要這樣？我叫他參加談判的。

士 請原諒，大人，我沒聽到你的命令……蘇沃羅夫中校年紀太輕，我想……

區 （望了卡蓋生一眼，語士德里平）我有話和你談一下，將軍。（卡蓋生鞠躬，慌忙退出）你似乎忘記了，將軍，我是這次戰爭的總司令！

士 沒有忘記，大人。（稍停）可是我忘記告訴你（低聲地）幾件很重要、很不幸的消息……（稍停）從聖彼得堡來的，（又稍停）從可靠方面來的……

區 什麼消息？

士 我們的伊莉莎凡太·彼得洛芙娜女皇……

區 怎麼樣？

土 (稍停) ……病重。(稍停) 她的病況很嚴重。(稍停，劃十字) 已經沒有希望了！

區 你說什麼？葛德里勃·庚里喬維奇，這不會是真的！

土 我們必須信賴上帝。(稍停) 但是有一個危險，馬上，很快的，我們就該宣誓效忠新皇——彼得·費圖洛維奇。

區 不要說這話。不要說。

土 (嘆息，劃十字) 這是上帝的意志。

區 好上帝呀！彼得·費圖洛維奇接位以後，我們在柏林還有命嗎？

土 這並非不可能，沙哈·格里高里奇。我們必須儘快撤退。而我們可在柏林的時候，必須十分小心。那個投降條約，我就是根據這點起草的。

區 (坐在桌前) 讓我看。(誦讀) 喲，喲……喲(喘息) 啊，這是什麼？撤退？

土 這是無可避免，沙哈·格里高里奇……是人民要求的……我想我們該照辦……

區 但是，好上帝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條約！

土 我已經簽字了。

區 (稍停) 好，我簽字。但是請你帶句把話告訴彼得。費圖洛維奇陛下，……讓他知道，一切都服從他的意志了。……

土 當然！土德里平是沒有惡意的。

(區尼雪夫在條約上簽字)

蘇 (正在此時進來) 大人! (一語即止)

(區尼雪夫將條約遞給土德里平。土德里平退至室之一端)

蘇 大人! 我不明白。俄羅斯軍隊的這一偉大的勝利，就這樣的煙消雲散了嗎? 你們在幹什麼勾當，沙哈·格里高里奇?

區 你還年輕，小孩子。等你長大了，你會明白，策略，策略——就是這意思!

蘇 (衝動的) 我不需要明白，我永遠不要明白這些! 在我看來，國家的福利，是唯一的策略! (一

參謀上)

參 大人，克羅普與班長求見……

區 不能，不能，我沒有工夫。

(克羅普與出現在門口。參謀欲阻其入，克羅普與推開之，拾入)

克 大人! (注視蘇沃羅夫) 官長! 日耳曼人不講理。他們把我們趕到外面雨地裏去……他們說已經

有命令……

蘇 把士兵趕到外面雨地裏?

土 (語克羅普與) 不要緊的，弟兄。走吧。你們在野地裏架起篷帳來住。(克羅普與不走) 是的，

是的，已經有命令了……走吧!

克 噢，怪不得這樣!

參 諒 住嘴! (推克羅普與與之同下)

蘇 這樣的黑夜！把士兵趕出去，而且是俄羅斯兵。

（從開着的洋台門望去，可以看見士兵們在大雨中離開這屋子）

區 我必得告訴你，中校……（卡蓋生及其妻自另室上，小風琴的悠揚的樂聲從鄰室傳來）我看，你真是一個哲學家！

卡 俄羅斯將軍們！俄羅斯官長們！我很高興邀請你們參加一個簡陋的宴會。
噢，我們很高興！

（土德里平與卡蓋生夫婦同下，區尼雪夫隨之。區走至門口，停步）

區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（蘇沃羅夫不答）蘇沃羅夫中校！

蘇 我是一個兵，大人，我應該和兵在一起！（很快地跑了出去）

（區尼雪夫聳聳肩，從另一門走了出去。風琴的曲調應和着衝激的雨聲）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一場 寄寓者

登場人物：

杜巴索夫

軍官丙

史丹潘尼達·葉芙西葉芙娜——一個小販女人

沙姆索諾夫將軍

格里希嘉——沙姆索諾夫之傳令兵

辛奈爾尼可夫——俄兵

葛羅希可夫——俄兵

索非亞，卡萊德尼可娃

土德里平

密奇爾·佛格爾——土德里平之姪，後爲蘇沃羅夫之記室，最終因疲憊而死。

摩爾達維亞省，嘉山縣的近郊。一所農家的草房：泥土地，白粉牆，室內有一隻爐子。

有二門，一門通外，一門通另一室。夕陽從矮矮射入。史丹潘尼達——一個豐滿而美麗的，

但已不年輕的女人——正在揉麵做餅。普洛霍·杜巴索夫——蘇沃羅夫的傳令兵，年約五十左右——正在點收洗滌好的衣服。他穿着士兵的衣服。

杜 我們就那樣在雨地裏呆了一夜。那是從前的老話。三十年前的事……真是太久以前的事了。（稍停）就是那時候，我在柏林遇見了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他有一雙漂亮的眼睛，他是……

史丹潘尼達（以下簡稱史） 普洛霍·丹尼西奇，你是一個很和氣的人……但是你們那位將軍……

（通內室門開了，一位軍官出現在門口）

軍官丙 （在門口） 一切遵命辦理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今天我們把給養運到伊茲曼爾去……

（將門關上。喃喃自語） 混蛋！……

杜 杜巴索夫把他的披肩和帽子遞給他。軍官匆匆下）

史 喂，史丹潘尼達·葉芙西葉芙娜，現在我們開到你們這兒來了，我們會把一切都調理好的。可是我看一切還是很混亂。永遠是慌慌張張地來來往往，連地板都擦不乾淨。……將軍，嘿！現在我們隊伍裏有了將軍了。他不過玩玩紙牌，做做針錢而已。

杜 有的人賭錢會贏錢，有的人打仗會勝利。

史 那是呀。不過，我敢說；你們這樣的房客，真是够討厭的了。

杜 （走近史丹潘尼達） 喂，喂，史丹潘尼達·葉芙西葉芙娜，你這話不是當真的吧，是嗎？我們是兩個安份的老頭子，做些安份的事，偶爾有些客人來往……

（通外的門，突然被跌開了，沙姆索諾夫衝了進來。他是一位粗腰，寬肩，相貌猙獰的人。後面

跟他的弁兵格里希嘉)

沙姆索諾夫(以下簡稱沙)

(吼叫般地)蘇沃羅夫將軍在那裏?

杜(以身掩蔽着通內室的門)他不能見你，官長，他有公事。

(沙姆索諾夫把披肩扔在格里希嘉臂上，把帽子也甩給了他，把杜巴索夫一推開，以拳擊門！且不待裏面的回應，一下就衝了進去。杜巴索夫尷尬地站着。靜默了一會兒)

格里希嘉(以下簡稱格)

(以大姆指指那關上了的門)一會兒就會吵起來的。唉，我們萬一發起

脾氣來，誰也壓不服他。

杜(自大地)喂，放規矩裏兒，小子……那個部隊的？

格你再試試看。那是沙姆索諾夫軍——軍司令官。

杜我看像是很生氣呢。

格他？(坐在史丹潘尼達身旁)聽我說，你們真不會相信。他發起脾氣來，自己扯自己的頭髮。唉呀。這幾天你不能接近他。一切事情都弄得更壞了。……

杜你們那裏的情形我們聽到過一些。

格那些話一句也別相信。多是謠言，我敢發誓。他們說，我們部隊裏的牛是仙牛，不吃料可以活的。放屁！幾里路以內，你就找不見一頭牛！我們全把牠宰了吃光了。因為肉不够吃呀。

杜那末那些砲怎麼辦？你們自己拖嗎？

格還管砲呢！我們祇能拖自己的身子。

杜 你們從伊茲曼爾退下來的嗎？

格 正是。半路上又打住了。先是包丹金親王的命令，叫解圍，從伊茲曼爾撤退。我們就退了。在雨裏，泥裏，池塘裏，窪地裏走過兩次。現在，你們這一位擔任了總司令，他又叫我開上去。好，這可把我們這一位給弄火兒了。什麼玩意兒？他說，他們和我開玩笑嗎？我沙姆索諾夫要給點顏色他們看看……

（說到這裏，沙姆索諾夫出現在通內臺的門口。他踉蹌走到桌前，坐下）

沙 （稍停，粗聲地）水！

（他的弁兵跑到水筒邊，澆了一碗水。沙姆索諾夫喝了。這時他開始平靜下來。然後慢慢地站了起來，遲疑地走向門口，下。格里希嘉拿起披肩和帽子跟出。忽又回轉站在門口）

格 這樣子你們那個把他壓服了。（下）

杜 這樣平平靜靜地走了，真是該算運氣。

史 平靜？難道會有更壞的事？

杜 嘿，當然。……（稍停）他要是發起脾氣來，準會給你一頓狼狽的教訓的……

史 怪事……看樣子，他真不像一個將軍。

杜 唉，你不知道，史丹潘尼達·葉芙西葉芙娜！總司令包丹金親王叫我們到這兒來的。現在我們來了，就不會再把時間耗費下去了。我們就要去奪取那個砲台的。

史 伊茲曼爾砲台……你們奪不了的……

杜 馬上就要奪下來的！（擁着他）你不大知道我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沒有人能比得了我們的。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敬重我們的道理。這就是爲什麼他們看重我們的道理！（凝視着她的眼睛）祇有我們自己才懂得。因爲我們就是這樣的人。我們到那兒，那兒就打勝仗。

史 你真是一個吹牛大王，普洛霍·丹尼西奇！瞧，你要沾上麵粉了！

（叩門聲）

杜 唉，混蛋……

史 請進！

（門口站着兩個兵——辛奈爾尼可夫，一個年老的態度很莊重的兵，和葛羅希可夫，一個年輕的愜氣的新兵。他們走了進來，劃了十字，猶疑地站在門口。靜默了一會）

杜 什麼事？

辛奈爾尼可夫（以下簡稱辛）你好，普洛霍·丹尼西奇。

葛 你好。

杜 有公事嗎？

辛 沒有，先生。我們想和你說句話，普洛霍·丹尼西奇。

杜 和我？好……幹麼站在門口，……進來，坐下說。

（他們進來，坐下。稍停）

辛 我的骨頭一疼，天就要下雨。

杜 那爲什麼？

辛 他們說，這兒去年秋天旱了。（稍停）

葛 讓我和他說。聽着，也挨不起二百軍棍的。

杜 誰挨不起？

辛 （把葛羅希可夫推開）慢慢說。（語杜巴索夫）葉哥金，普洛霍·丹尼西奇……

杜 葉哥金？他是誰？

辛 你不記得了嗎？……你和他同過事的，……在普魯士戰爭中，雅德卡聯隊裏……

杜 他的名字是叫伊凡嗎？

葛 是的，伊凡。

杜 伊凡？（稍停）二百軍棍？他在那兒？在這兒？在什麼部隊？

葛 在波洛茲克手槍隊。

杜 啊，多可憐？爲了什麼？

辛 離開了崗。

杜 怎麼會離開的？

辛 他抓到了一個敵兵，普洛霍·丹尼西奇。個土耳其兵。

杜 （猛然站了起來）跟我來！

辛 到那兒去？

杜 來，來，我告訴你……

辛 你把我帶到那兒去：求你饒了我們吧！

杜 （拉辛奈爾尼可夫走到通內室的門前，叩門）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我可以進來嗎？
蘇沃羅夫的聲音 進來！

（杜巴索夫進去了，辛奈爾尼可夫隨入，劃了個十字）

葛 好傢伙，普洛霍·丹尼西奇。

史 （給了他一個餅）今兒早上新烤的。

（通外的門開了，索菲亞·卡萊德尼可娃入，裙子發出颼颼之聲。在她的黑披肩底下，穿着一件舞衣。葛羅希可夫站起）

蘇沃羅夫將軍在那兒？我一定要見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

史 請坐，太太。普洛霍·丹尼西奇馬上就出來，他會替你通報的。

索 我的事情非常緊要。

（辛奈爾尼可夫自內室出）

辛 （語葛羅希可夫）我們走……（與史丹潘尼達爲禮，二人同下）

史 （追喚）我一定帶了餅到你們部隊裏去的呀。

索 請你別告訴人，說我來過這兒。

杜 （出現在門口）你好，索菲亞·潘芙洛美娜太太。

索 告訴將軍，說我要見他，普洛霍！

（杜巴索夫復入）

史 噢，太太，這三天來，出出進進的客人真多。

杜 （復出） 亞力山入。伐西里奇熱烈的問候你。不過，他不能夠見你。他們忙。

索 天呀！告訴他，我從庫士若夫將軍那裏來的，關於伊茲曼爾的事。

杜 噢，那……

蘇沃羅夫的聲音 讓她進來，讓她進來！

（索菲亞走入內室）

杜 這是他女兒娜泰夏的朋友。

史 普洛霍·丹尼西奇，那個可憐的兵……

杜 別耽心，祇要事情放到我們手裏，一切都會弄好的。（突然他停止了說話，傾聽，把耳朵貼在門上）

史 他們在裏面講些什麼？

（杜巴索夫走到她身邊，制止她）

杜 這些事你不必知道的，親愛的。

史 可是你就可以把耳朵貼在門上嗎？

杜 啊，那當然不同咯。我們是親信的人……（又傾聽）什麼？不進攻伊茲曼爾？那些混蛋又在我們

背後搗鬼了……

史 誰搗鬼？普洛登·丹尼西奇？

（門開了，索菲亞·卡萊德尼可娃走出）

蘇沃羅夫的聲音 普洛希嘉，拿靴子來！

（杜巴索夫拿了靴子進內室去了）

索 別讓人知道我來過這兒。記住，——不要對任何人說！（走至門口）

（正當此時，通外之門啓，在門口出現了土德里平，他是一個退任的將軍，現在已是一個肥胖而萎靡的老人了，他帶着他的姪子，一位長腿的統帥子，佛格爾·卡萊德尼可娃吃了一驚，拉起她的外套，掩護着自己。土德里平向之鞠躬，佛格爾脫下帽子。但索菲亞立刻就出去了）

佛格爾（以下簡稱佛） 索菲亞，卡萊德尼可娃！

土 是她……索菲亞到這裏來幹什麼？（語史丹潘尼達）告訴我，女士，大人在裏面嗎？

史 他在。

佛（語土德里平） 叔叔，我要跟索菲亞去。

土 無聊，密奇爾。來！（走至通內室的門）

杜（自內出）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正忙着。他不能見你。

土 來老兄，告訴他，土德里平來了。

（通內室的門開了一條縫，扔出一隻靴子來。土德里平驚退了一步。佛格爾閃躲在一旁）

蘇沃羅夫的聲音 混蛋！沒有擦！

佛 噢，上帝！

（杜巴索夫檢起靴子，開始擦光它）

士 唉，什麼意思！（走開去）喂，老兄，請你進去一下，告訴大人，說士德里平和他同姪子佛格爾男爵在外面候見。

杜 （陰陽怪氣地）等我擦好了靴子給你通報。

士 快點兒，老兄。（語佛格爾）我已經很久不見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了……他一定老得多了。但是他是一個多麼好的人呀！唉，是的，光陰如箭催人老……你知道我們從前是好朋友！

（杜巴索夫吐口水在靴上，猛烈地擦抹）

佛 這人一定喝醉了！

（杜巴索夫取靴入內室）

士 （追語杜巴索夫）別忘了，老兄，士德——卑——平。

杜 我從來沒有忘記過事情。

（門關上了）

士 （語史丹潘尼達）告訴我……親愛的……剛才那位太太，常到這兒來嗎？

史 將軍在這兒住了三天了。有許多軍官和兵來見他。不過沒有見過太太，我記得沒有過，先生。

佛 嘿，嘿……我們可在這兒遇見了她……索菲亞·潘美洽笑娜……

史 真的嗎？怪事！我怎麼沒有見過她……

(杜巴索夫復出)

士 來，密奇爾！

杜 對不起，我不能讓你進去。

佛 我說了，這人喝醉了！

士 (語杜巴索夫) 你一定瘋了，我的朋友！去，告訴將軍，士德里平來了。

杜 我告訴過他了。

士 唔，那末他說什麼？

杜 他說：「噢，士德里平。」

士 奇怪，……喔，我看我們還是等一下的好？

杜 你愛等，那末你就等吧。

蘇沃羅夫的聲音普洛希嘉，拿披肩來！

(杜巴索夫取披肩入內室)

佛 不，叔叔，我是一個俄羅斯的學者，我不能受這種待遇。我強烈地抗議。

士 喂，密奇爾，安靜些，一切有我在。(突然地下了決心) 來，密奇爾！(走到門口；叩門。內無

應聲。叩盆急)

(門啓，杜巴索夫出。士德里平無禮地把他推在一旁)

杜 好，你要進去，你去吧。我不攔你。

(士德里平將門推之洞開。見一書桌，桌上堆積文件，一凳，和一扇開着的窗。士德里平與佛格爾步入)

佛 一個人也沒有！

士 (轉了一個身) 見鬼！將軍呢？

杜 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請你原諒，他因為突然有緊急公事，不得不走了。

士 你胡說，混蛋！他怎麼能出去，這兒沒有第二個門！

杜 那末他一定是從牆裏鑽出去的咯！

佛 叔叔！甯子！

士 什麼！將軍從甯子裏出去？不可能！

(士德里平佛格爾走進內室，將門猛閉。靜默)

士 (伴作愉快) 哈，哈，哈！我看，他真是個老滑稽家！

佛 真是滑稽家！叔叔！

士 我知道，我知道他到那兒去。來，密奇爾！他到親王那裏去了！

(匆匆下，將門噔然閉)

史 喂，我說呀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是個奇怪的將軍！

杜 (擁抱着她) 怎麼樣；我早和你說過的，史丹潘尼達。葉芙西葉芙娜……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二場 不速之客

登場人物：

陶爾高羅卡雅公主

茹茄琳娜公主

索菲亞·卡萊德尼可娃

羅登貝克

韋斯弗命將軍

庫士若夫將軍

包丹金親王

卡萊德尼可娃——索菲亞之母

蘇沃羅夫

土德里平

佛格爾

衆賓客

衆將領

嘉山·包丹金親王宮之會客室。具有鄉村的華美的壯麗。畫着粗糲的邱匹德神像，栩栩如生地鑲嵌在鍍金的蔓草花紋和花環中。有一條彎曲的拱道，通到舞廳，那兒一對對的舞客在跳舞，但都顯出非常萎靡和煩苦。看不見的樂師們，正在奏樂。在會客室內的一張長椅上，坐着陶爾高羅卡雅公主和茄茄琳娜公主。

陶爾高卡雅（以下簡稱陶）耐心一點，親愛的，耐心一點！

茄茄琳娜（以下簡稱茄）等比跳舞還難受……噢，多無聊呀！

（索菲亞在人羣中）

陶（茄茄琳娜）耐心點，親愛的……不過說老實話，這也不能怪親王殿下。要是他就誤了這跳舞會，那他一定有原因。親王……但是，噢，親愛的，我不敢把機密告訴你……親王今晚一定給我們準備着驚人的節目的……等軍事會議開會以後……

（索菲亞走近陶爾高羅卡雅）

索（憂愁的樣子）請問你，公主，會議還沒完嗎？

茄是呀；我們等得煩死了……

陶（語索菲亞）不要急，親愛的，會議馬上就要完了。等會議……

索（走開去）天呀！

陶（追喚索菲亞）索菲亞，親愛的，你母親在找你……

索謝謝你（沒入人羣中去了）！

陶（舉起她的長柄眼鏡）你會想到這傢伙是——一位男爵夫人嗎？

茄 那位男爵會覺得索菲亞·卡萊德尼可娃有什麼美德，我真不懂！

陶 錢呀，親愛的。有錢是她唯一的美德。

茄 你說今天晚上有驚人的節目嗎？

（通書室的門啓，一個瘦小而慌張的人，羅登貝克中校隨上）

（喚）羅登貝克！

茄 愛麥慮爾·伊凡諾維奇！（向他招手，羅登貝克回來）會開完了嗎？

陶 決議怎麼樣？

羅登貝克（以下簡稱羅）（口吃地）謝上帝，親王又決定不攻打伊茲曼爾了？

茄 多好呀！那就是說，今晚我們可以跳舞了！

陶 偉大而賢明的決定。（語茹茹琳娜）我們總算沒有白等，不是嗎？

羅 這完全是庫土若夫的錯！他把會議拖延了……連最簡單的道理他都不明白……常常懷疑。件件事

都得向他講幾十遍……

（庫土若夫自會議室出，後面跟着韋斯弗命）

韋斯弗命（以下簡稱韋） 米海爾·伊拉里奧諾維奇！米海爾·伊拉里奧諾維奇！這是你自己不願意

明白！不要反對親王。我勸你，爲你自己，你還是在決議案上簽了字吧！

庫土若夫（以下簡稱庫） 什麼決議？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我沒出席過什麼會。

章 沒有出席？那末，請問你，坐在我旁邊的是誰？

羅 對呀，對呀，是誰？

庫 你把那玩意兒當作會議嗎？沙姆索諾夫早已從伊茲曼爾召了回來……古度羅奇在半路上……你聽不到任何反對的意見……蘇沃羅夫沒有邀來出席……

章 沒有請蘇沃羅夫來開會，只是你已經够我們麻煩的了……

（沙姆索諾夫自會議室出，他穿着第一場的那一身野戰軍裝）

沙 （語庫土若夫）莫明其妙！準備要攻打伊茲曼爾砲台，——一道命令又叫撤退，你退了，人家又叫你前進！鬧什麼鬼！好吧，我就服從命令，往前開吧，但是不，這似乎又錯了！（語韋斯弗翁）你有福氣，在這兒跳舞，宴會，同光勝子的女人樓着跳……但是，大兵們凍着，餓着。他們在半路上打住了……够了！去他媽的！大家來玩兒好了！（跑入跳舞廳去了）

羅 （口吃地）太太們，先生們，親王到！

（在賓客門一陣愉快的騷動中，包丹金親王上。後隨各將領）

包丹金（以下簡稱包） （語衆容）十分抱歉。太太們，先生們！國家大事，必須在先！但是現在我可以侍候你們了！

我很高興。（走至庫土若夫和韋斯弗翁前）還在討論軍事嗎？

（口吃地語包丹金）這全是庫土若夫的錯。

包 （語庫土若夫）親愛的朋友，事情已經決定了，而且你知道，我的話是從來不收回的。（走至陶

陶 爾高羅卡雅前) 噢，公主，使一個倔強的將軍明白一件事，要比使十個聰明人明白還難得多。

包 噢，公主！要是怕那蘇斯山上的溫多賢淑的女神，生在現代，她會毫無疑義把你當作她的標本的。

茄 當我初到這兒來的時候，我以爲摩爾達維亞是世界上最沒趣味的地方，但我可找到了真正的天堂——凡爾賽了！

包 假如你對我們的小小的驚人節目覺得喜歡的話，那我大高興了。這是一個紀念米媛女神的跳舞和假想遊行。

陶 多麼有趣呀！

包 (語羅登貝克) 羅中校，好好招待！

(羅登貝克下，女賓們，統袴公子們，軍官們都圍繞着包丹金。索菲亞走近庫土若夫) 一
索 我已經照你吩咐的做了，米海爾·伊拉里奧諾維奇。

庫 謝謝。太遲了。會議已經結束了。

(索菲亞之母卡萊德尼可娃自跳舞廳出)

索 (語庫土若夫) 不過亞歷山大，伐西里奇馬上就到這兒來的……

卡萊德尼可娃 (以下簡稱索母) (瞥見她的女兒) 索菲烏希嘉，親愛的，你到那兒去了？我在各

處找你。(庫土若夫走開了) 來，來，小美人兒……男爵在那兒呀？

索 我不知道。我沒有看見他……

索母 我沒告訴你，叫你別離開他，別讓他離開你嗎？你要是不小心，你的幸福會從你的指頭縫裏滑掉的！

索媽……叫我怎麼辦呢……我不愛他……

索母 廢話！他是男爵呀——你一定要愛他……

索媽，我要嫁給一個兵……我願意我的丈夫是一個英雄……

包 你這傻丫頭！

包（語衆賓客）太太們，先生們，請你們到跳舞廳去！理性與智慧之女神米婭瓦慶祝會開始了。在

我們的偉大女皇的統治之下——理性和智慧照耀着俄羅斯國家的道路。讓米婭瓦女神進來吧！

陶 多麼有趣的事！

（從拱門背後，走出幾個穿胸甲，佩頸飾，帶有羽毛的黑帽子的侍從。他們拿一條捲着的地毯，敏捷地將地毯打開，從門口起，一直鋪展到舞廳的內部。賓客們分別在地毯的兩傍。）

衆賓客 我在聖彼得堡見過她，她是一個最好的舞蹈家！

是呀，是呀，她真美極了！

（陶爾高羅卡雅和茹茄琳娜仍然同包丹金一起坐在拱門傍的長椅上。在她們對面，稍遠的地方，站着庫土若夫。室內燈光輝煌，樂隊奏起一支勝利進行曲。舞廳之門啓，蘇沃羅夫上。他頰長，消瘦，素樸地穿着長統靴和一件平常的布背心。他的稀薄的灰白髮散亂着。這種意外的盛大歡迎，使蘇沃羅夫驚住了，他訝異地看望了他的周圍，然後筆直地踏着地毯走下來。賓客都不知所措。

滿房間流傳着一種隱約的可聞的低語：「蘇沃羅夫」，「怎麼，是蘇沃羅夫！」太太們和執轎子們都舉起了他們的眼鏡！

陶 他從那兒來的？他把整個盛會弄糟了！

蘇 （走近了）何等盛大的行列！我從沒想到這種榮幸……

包 （在驚呆之餘）米媛瓦女神沒有來，却來了一位戰神，一位很好的替代者！（走至蘇沃羅夫前）

你好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親愛的貴賓，歡迎歡迎。他把米媛瓦女神的鼻子弄歪一點……但是無妨，無妨。你恰好來看那位聖彼得堡來的最好的舞蹈家。

蘇 親王大人，我不是來參加跳舞會的！我有緊要公事和大人商量。（靜默）

庫 （低語蘇沃羅夫）親王已經決定不進攻伊茲曼爾了。

蘇 好意見！我們也必須中途退却嗎？

包 （向陶爾高羅卡雅盛頓）執迷不悟！（走入衆賓客中）

庫 我無能爲力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我儘可能的把會議拖延，……天呀，我裝作一個笨蛋，把會議儘量拖延。

蘇 不要緊，米海爾，還來得及。

庫 親王從沒有贊成過襲擊伊茲曼爾。而……會更盡力勸阻他，韋斯弗侖混蛋。

蘇 親王會把他的國家跳舞跳掉，而要我們看着不講一句話！哼。（走至包丹金前）大人！你爲什麼召我到嘉山來的？

包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親愛的朋友，你不是知道很清楚嗎？

蘇 是的，我知道。爲了襲擊伊茲曼爾砲台。但是，爲了什麼你又改變你的意思？

包 我從未改變我的意思呀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我們『要』佔領伊茲曼爾……祇等時候。

我把事情估計得很清楚，從各方面來估計，我覺得最好把這戰役，延遲到明年春天。

蘇 假使我的記性不錯的話，那末我記得這戰役原是從去年春天延遲到今年秋天的。……

包 但是你必须瞭解你自己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環境於我們不利。軍隊精疲力盡了。冬天又快到了。情勢一天壞似一天。古度維奇的隊伍連彈藥都沒有……在伊茲曼爾附近我們又沒有糧食。

沙姆索諾夫的隊伍在中途被阻……進退兩難……這些還要我背給你聽嗎！

這些實在都是非常明顯的事實！

陶 蘇（語衆賓客）太太們，先生們，這種枯燥的談話，無疑會使你們難受的。你們不妨請到跳舞廳裏

去，那邊有音樂……

包 這是怪事！（語賓客們）太太們，先生們，請原諒，一忽兒工夫。

（賓客們尷尬地退出）

陶 蘇（臨行）怎麼親王會受得住這個人！我真不明白！

蘇（語包丹金）沙姆索諾夫的隊伍在很危險的狀況中。這我知道。他的軍隊已經潰亂。他們把牛都殺了。砲不能移動一寸。是的，情形看來非常惡劣。（語沙姆索諾夫）我已經命令伯拉托夫發馬

給你去拖砲了。糧食已經運到伊茲曼爾去了。我親眼看到的；已經運去了。……無論如何伊茲

曼爾是必須襲擊和佔領的。

包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當然，那是沒有疑問的，以你的軍事經驗以你的天才，以你的機敏：

……（語衆將領）是的，先生們，你們真該以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作爲好榜樣！（語蘇沃羅夫）但要在現在去佔領伊茲曼爾，這是魯莽的嘗試！你看看那些隊伍——精疲力盡，士氣毫無，誰都這樣說……這情形你可以問問……啞……問問韋斯弗命。

蘇（突然地）韋斯弗命將軍，你可知道葉哥金這人嗎？他是在你部隊裏的。

韋 我記不起有這樣名字的軍官。

蘇 不！我是說一個兵。（韋斯弗命微笑，做了一個表態，意思說蘇沃羅夫對他要求太高，要他認識每個兵士）我可以知道。而且他還是一個好兵。一個誠實的兵。他身上受過十處傷。

韋 那末我要說，他該可以領得勳章了。

蘇 他將要領到二百軍棍的賞了！他已經被捕，在等候處罰。這二百軍棍的刑罰，對這老年人，就是要他死。

包 韋斯弗命將軍！

蘇 葉哥金在看守糧食庫的時候，離開了他的崗位。可是他爲什麼離開的呢？爲了捕捉一個傳送砲台情報給我們的土耳其兵。

韋 我要親自審問這件事，大人！

蘇 士兵們並沒有失掉士氣。想使他們士氣沮喪的倒是我們。不錯，士兵們疲勞了。但是那是因爲聞

着，就着，所以他們疲勞的。

包 好好，我們承認你這話，亞力山大，伐西里奇。但是你還必須考慮一下政治情況呀。你自己很明白，將軍。正因為我們和瑞典簽訂了停戰協定，所以英國和普魯士在開始威脅我們。

蘇 啊，真對，大人。

包 而在歐洲，波蘭人也被煽動起來反抗了。

蘇 這也對，格里高里·亞力山特羅維奇！

（庫士若夫想插話，蘇沃羅夫止之）

包 假使我們襲擊伊茲曼爾而失敗，——願上帝被我們，那末他們——英國人、普魯士人、波蘭人，就會從各方面來進攻我們……

蘇 很對，格里高里·亞力山特羅維奇，在那種情況之下，我們必須佔領伊茲曼爾！這就可以一擊而使他們驚服。這是我們對祖國的義務。

（土德里平與佛格爾上，從人羣中擠入舞廳。瞥見蘇沃羅夫，佛格爾留在舞廳，不敢前來。土德里平則蹣跚手躡足地，走入會客室來）

包 不，不，……我不是說這個……根據軍事科學，襲擊的隊伍，必須比敵人兵力大一倍，但現在我們的敵人却比我們多一倍。所以這怎麼能襲擊呢？

蘇 這不是停頓着，閒着玩大拇指頭的事。戰爭的勝敗不決定勝於人數，而決定於戰術。

包 軍事歷史上尚無前例。

庫。什麼事情都必須有第一次。

包。但是，好上帝……讓我們問問一位戰略家，讓我們問問韋斯弗命：你覺得怎麼樣，將軍，我們可以進攻伊茲曼爾嗎？

韋。（停了一會）蘇沃羅夫將軍提出了幾個非常有興味的論爭。如其蘇沃羅夫將軍擔當得起這戰役的責任的話，那末我說伊茲曼爾可以……而且必須進攻。

（大家愕然。土德里平走前。靜默）

包。唔……韋斯弗命……怎麼，我想不到……

庫。（旁語蘇沃羅夫）我不再……

沙。親王大人！如其蘇沃羅夫進攻伊茲曼爾——打勝了算你的，打敗了——這失敗算他的。

（將領們騷動）

庫。伊茲曼爾必須襲擊的。

將領們。對！

伊茲曼爾必須襲擊！

包。注意，先生們……我料想不到……會議早決定了。勝利是好的……但是失敗……打敗仗……（他孤獨地望望衆將領）唔……唔……（他的眼睛落到羅登貝克身上）羅中校，你看怎麼樣？

羅。（口吃地）大人，米婭瓦女神等着呢……她凍得發抖呢。

包。米婭瓦……丟人……，羅中校！我們在這兒討論國家大事，而你……

：喂，先生們，怎麼辦……我委決不下。

蘇 我負完全責任，大人！

包 你沒有過分估計我們自己的力量嗎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？不要讓雄心掩蓋了理性的聲音。

蘇 大人！雄心在軍人是一種美德。而俄羅斯軍人的雄心祇是爲我們的女皇和我們的祖國增添榮譽。

包 很好。也許是這樣，但是你，你是否絕對相信是這樣呢？

蘇 絕對相信。

包 注意，我不能給你最後的批准。你必須看看實際情形。假如你仍然堅持你的主張，那想你去攻打

伊茲曼爾！讓上帝當你的審判者吧！

蘇 你祝福我，格里高里，亞力山特羅維奇！

包 來，諸位，讓我們發命令。（走至書室，衆將隨之）

（口吃地語庫士若夫）很聰明的決定。但是，看上帝的面，現在不要爭吵了。

（傳來一闕波蘭慢舞曲。舞廳內已開始跳舞）

土 （趨追蘇沃羅夫）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親愛的朋友……是我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我是土德

里平（提蘇妖羅夫之袖）

蘇 你要什麼？

土 我想請求你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

蘇 什麼？

士 我現在是一個退伍的軍人了，你很慈悲……

蘇 請你直截了當的說。

士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我有一個姪子。也許你聽見說起過……密夏·佛格爾。是對你的軍事天才崇拜的人。

蘇 怎麼樣？

士 密夏是一個學者……他的夙願，是想替一個偉大的軍人記載生活、傳之後世……

蘇 但是你究竟希望什麼？

士 請你用他做一個秘書，或者……

蘇 你的姪子？當我的秘書？上帝不允許的。（很快地劃了一個十字，進入內室去了）

士 啊，豈有此理！

（佛格爾和索菲亞同上；見士德里平，即離索菲亞趨至土前）

佛 他不理我們！

士 不要緊……

佛 但這是多麼羞恥……

（士德里平的假作鎮靜之態已消失，語帶奮激）

士 當你在追求一樣東西的時候，就無所謂羞恥，密奇爾！

索 （走近佛格爾）密奇爾，你叫我來和你跳舞的呀……

（庫士若夫與韋斯弗命自書室出）
庫 所以十個將軍，總究可以說服一個聰明人的！
蘇 （自書室出，捲起命令，語庫士若夫）親王大人實在還沒有改變他的意見。朋友，他們馬上就出發伊茲曼爾。

土 （趨至韋斯弗命前）他不肯用密奇爾。

韋 （走至蘇沃羅夫前）作家佛格爾想替金棚，蘭姆尼克，福山等地的征服者作傳記……
蘇 他的記憶力倒不壞，我看……

（土德里平拉着佛格爾至蘇沃羅夫前）

土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這是佛格爾，我的姪子。

蘇 一隻美麗的小鳥兒，真是的！一隻鸚哥，天呀，一隻鸚哥兒！喂，你頭上那個毛刷是幹什麼的？
韋 那是巴黎理髮匠發明的一種頭髮的裝飾。

蘇 漂亮！那可以用來刷牆上的土！

（索菲亞欲行）

土 索菲亞，我的寶貝，你別走開呀！

（蘇沃羅夫也注視着索菲亞）

蘇 索菲烏希嘉，……你要上那兒去，孩子，你看這怪物。這聖彼得堡的廢物，你覺得他怎麼樣？
索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……佛格爾男爵是我的未婚夫！

蘇 你的未婚夫！（呆了一刻）唔，唔，這是老輩子造下的大錯，唔，唔，唔。真尷尬。（他不禁大笑）噢，噢，要是我的娜泰夏也給我弄了這樣一個怪物，那怎麼辦？……（語索菲亞）原諒我，親愛的（語佛格爾）你有一個好妻子了。

韋 一對璧人！……請你把這一伙子帶去吧，亞力山大、伐西里奇，他有一種良好的品格呢。

蘇 很好，韋斯弗侖，我照你的意思做。以德報德，我感謝今夜的幫助。（語索菲亞）我把你的未婚夫帶走好嗎？我要你說一句，孩子……

索 這是完全想不到的……這真使我快活極了。

蘇 那末就這麼辦。……不過，你得把你的假髮去掉，小伙子。不然大兵們會笑你的。我看，我看。

佛 你有馬嗎？我們給你一頭馬。一點鐘之內出發。（很快地走出臺去）

佛 什麼？一點鐘之內！

土 好好的去吧，密奇爾！

索 你要去作戰了……你是個英雄了……我多麼快活，多麼為你高興……（以手挽佛格爾之臂）

佛 （受寵若驚）是的，是的。我常常夢想做一個英雄……（同索菲亞下）

土 （捉韋斯弗侖之臂，拉至一旁）弗力特力奇！你瘋了！爲什麼你贊助蘇沃羅夫的意見？別就心，（稍停）伊茲曼爾是襲擊不下來的。讓他去碰他的頭好了！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三場 伊茲曼爾之夜

登場人物：

格里希嘉

佛格爾

杜巴索夫

史丹潘尼達

辛奈爾尼可夫

蘇沃羅夫

沙姆索諾夫

庫土若夫

嘉里努希金

軍官丁

士兵戊

葛維希可夫

羅登貝克

透過灰白色的朝霧，看到焰火之光。俄羅斯兵在伊茲曼爾砲台的外圍宿營。在台的前部，隱約看到蘇沃羅夫的營舍的輪廓。近處的一個丘崗上，有着大砲的剪影。遠處傳來斷續而隱約的槍砲聲。士兵們安閒地圍着火坐着。他們唱着一隻悲涼的俄國歌。普洛霍·杜巴索夫和格里希嘉也雜坐在其中，圍着蘇沃羅夫帳外的一堆火坐着。佛格爾也在。他拿着一個望遠鏡，探望遠處。在另一堆火前，圍坐着的，是老兵卒奈爾尼可夫，葛羅希可夫和一個紅臉的好酒的兵嘉里努希金。突然間一聲響亮的砲聲，佛格爾大為震驚。

格 (語佛格爾) 砲……

佛 是，我知道。

格 (語佛格爾) 官長，我們隊伍裏有一個兵，他的名字叫古斯特力克。他的身材正和你一般兒高。

喂，官長，說來你不信，他第一次上火線，就讓砲給打中了。

佛 你扯謊，小子。

格 不，這是千真萬確的。

(佛格爾下)

杜 (語格里希嘉) 你幹麼嚇唬他？

格 他要是個膽小鬼，就讓他回家吧。

(一個兵笑了。遠遠有史丹潘尼達的聲音：「一便士兩個，一便士兩個，新烤的甜麵包……真好

吃。新鮮的麵餅，誰要買？」趁着遠處火光，看見史丹潘尼達走近來了。士兵們圍著她，買她的餅子）

史 新鮮的甜麵餅，甜麵包，一便士兩個，好便宜：買呀，買呀，不要空手走過呀！

辛 （轉身與坐在旁邊一堆火前的格里希嘉）害怕嗎，你說。我是一個老兵，扛着槍桿子快二十年了，可是每打一回大仗我總要穿上一件乾淨襯衣，祈禱上帝，讓子彈打我身邊飛過去。叫刺刀不上我的身。人總是不願意死的，怕死的念頭我們誰都很強的。

（史丹潘尼達走至杜巴索夫前，將籃子放在地上）

史 你問過他沒有？他說什麼？

杜 這幾天你不能和他談。他嘴裏說的就是：『第一我們先佔領伊茲曼爾，然後再談婚事。』但是我們究竟什麼時候攻打伊茲曼爾呢？現在他就把這件事來教育士兵。喂，給個餅吃！（取一餅）

史 我給你帶了點克伐斯酒來，普洛盛卡（斟酒於杯中）

杜 噢，要有伏特加就好了，（又響起一聲大砲，回聲震烈）噢，又幹上了。

（營舍的葦門推開了，蘇沃羅夫走了出來。他穿着士兵的服裝。他的背後跟着將領和軍官們。其中有庫土若夫和沙姆索諾夫）

蘇 停止一切射擊。停止發砲。傳令給砲兵。（一個軍官敬禮退去。蘇沃羅夫的出現，震動了坐着烤火的兵士）軍事的部署是很明白的，而且必須每個士兵都明瞭，每個士兵必須明瞭他的動作。在鷄鳴的時候，我們開始動作，（緊握沙姆索諾夫的手）願上帝保佑你，沙姆索諾夫……你要小

心，不要昏頭昏腦。你太不細心，莽撞不是勇敢。不必要的犧牲不是光榮。沙唔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，命運是一只雛鵝。

蘇 也許是的，但是，你不要變成一只雄鵝了！

（沙姆索諾夫下）

蘇 （追喚之）小心！不要大意。

格 （慢慢的站了起來，有着一種沮喪之色）再見，朋友，鼓響了。（追出）

士兵 （追喊格里希嘉）要是你害怕，你就回家去。

蘇 （與庫士若夫作別）願你好運氣，米海爾。勇敢點。你的披肩太輕了，該去換一件重些的。

庫 伊茲曼爾見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！

蘇 願上帝保佑你們，朋友們，該走了。

（將領們軍官們俱下）

蘇 （語庫士若夫）等一等，米海爾。伊拉里奧諾維奇！我派你爲要塞司令。

庫 我不懂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。

蘇 伊茲曼爾要塞司令。我們不是馬上就要進入伊茲曼爾了嗎？假如這戰役失敗，那末蘇沃羅夫就得

葬身砲台之下了！而庫士若夫就得陪着他。

庫 這是一個光榮的任務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，我謝謝你。伊茲曼爾是我們的。你的調度充分證明

這一點。你親臨指揮，就等於把我們的力量增加了三倍。每個兵都覺得他自己有了創造奇蹟的

力量……

蘇 廢話，米海爾……

（佛格爾上；他見了蘇沃羅夫，急趨至其前）

佛 請原諒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，這並非爲了好奇心……這是爲了歷史記載……

蘇 你要什麼？

佛 從各種現象看來，我們一定要擊襲伊茲曼爾了。但是親王殿下今天早上派了一個人來，命令我們不要冒險進攻，除非我們確信能够勝利……

蘇 我們確信，而且我們已經冒險了。

佛 （旁白）機會來了！多可怕……（下）

蘇 （語庫土若夫）去吧，上帝保佑你！（握其手而搖之，擁抱他，吻他）

（庫土若夫下）

辛 緊急關頭，我說，真是緊急關頭……一會兒進，一會兒退，一會兒往後，一會兒往前，真像一個怕羞的女人……我長到這麼大歲數，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事。

蘇里努希金（以下簡稱嘉） 但是攻擊敵人是一件危險的事，老兄，很容易送命的，你知道。

辛 你要是怕死，你就難活。

嘉 可是，祈禱上帝，讓刺刀不上你的身，不也是你嗎？

辛 莫明其妙的死，是傻事。這對年輕小伙子，也是一樣的；可是聰明的人就不能死。有不少事兒等

着我們去做呢。不過要是一件大事已經完成了——那自然又當別論了。死是不能阻止我們的。往前進。不要儘把眼睛望着敵人的子彈。

蘇 (走近衆兵士) 說得對，好朋友！說得好。死是不能阻止我們的……坐下，孩子們，坐下……是的，辛奈爾尼可夫，你說得對。但是你還是得把眼睛望着敵人的子彈。子彈是盲目的，牠們不知道自己會往那兒飛。得我們去招扶牠。

嘉 (站起) 我叫嘉里努希金，大帥。

蘇 (溫和地) 噢，是的，嘉里努希金。你的伙伴呢？那個紅腦袋的……奈格尼夫呢？

嘉 奧格尼夫……打死了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。

蘇 啊，……打死了，……上帝安慰他的靈魂吧。(劃十字)

(史丹潘尼達提着籃子走近蘇沃羅夫)

史 吃幾個吧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。

蘇 油炸肉餅嗎？

史 今天是麵餅甜麵包。

蘇 (嚐了一個甜麵包) 有點酸。你不該拿這些東西來賣。……

史 酸嗎？怎麼，多甜多甜的。人家買我的酸麵包去當結婚酒席……笑話，我的甜麵包……

蘇 噓，你這女人！別吵人。

(包丹金親王派來了一位軍官(丁)上)

軍官丁（語蘇沃羅夫）喂，朋友，別和這婊子吵了，告訴我，你們的總司令在那兒。

蘇 啊，這一定是找我的……我打賭，這一定是親王派來的！是叫我打伊茲曼爾的命令？

軍官丁 怎麼這樣沒禮貌！住嘴，這傢伙！快帶我到你們總司令那裏去！蘇沃羅夫將軍在那兒？

蘇 鬼知道！大概是喝醉了。你到樹底下或是別的地方去找他……

軍官丁 惡棍，混蛋！我得教訓你！（舉手欲打蘇沃羅夫）

（蘇沃羅夫躍至一旁，史丹潘尼遂走至二人間勸解）

史 住手，先生！別暴躁……你不認識……

蘇（喝阻之）你別多嘴，你還是帶這位官長去找蘇沃羅夫將軍去。

史 去找蘇沃羅夫將軍？上那兒去找？

蘇 他在砲台陣地那邊。大約離這兒有三里地。

史（猶疑了一下）好，我帶他到三里以外去。

蘇 對，你真好。

史 那兒走，先生。（二人下，靜默）

蘇（語杜巴索夫）好娘們兒，普落霍！可以信託的女人。你該和他結婚，真的，你必須娶她。（語衆兵）現在，孩子們，我們立刻要給敵人一個驚人的打擊……我們要在主人們還沒有夢想到的時候，我們客人就坐棹子了！

嘉 大帥，鉅力山大。伐西里奇。

蘇 什麼事？嘉里努希金。

嘉 當一個軍隊出發襲擊一座要塞時，通常總是集中主要的一點來攻擊的……可是我們，却要分散開各方面來進攻……

蘇 你說的對，嘉里努希金。我們準備從各方面發動進攻。土耳其人不知道該先抵擋那一面，……而我們却知道他們的薄弱之點。我們有一個兵，捉到了一個土耳其兵，我親自審問了他。伊茲曼爾要塞有一個弱點所在，那就是在多腦河邊上。土耳其人在那點上毫無戒備，而我們就猛烈攻擊那一點，不等他們喊出聲來，我們就可以打到他們的頭上。我們要從各個門湧進去，從各方面衝進去。

辛 不過你瞧，那是多麼堅固的要塞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，溝是這樣的深，壁壘是那麼高……

葛 連青蛙都跳不過那牆去呢！

蘇 你說什麼？青蛙都跳不過去嗎？

葛 那是我們那兒的鄉下人這樣說的。

蘇 青蛙跳不過去……很好，那很好。（蘇沃羅夫走入火堆之間去了。他走開之後，兵士們站了起來，對他喝采。他爬到高丘頂上，站在那裏，火堆和火把的光照耀着他。大家都靜了）

蘇 你們，孩子們，勇敢而光榮的伙伴，我的同志！（兵士們同聲回答：恭賀你，亞力山大，伐西里奇！）孩子們，你們想一想你們的老長官的從前的事吧！你們中間，誰曾經在去年眼着我在蘭姆尼克河上作過戰的？（稍停。然後一片聲音，同時回答：『我們跟着你呢。』『我們打過土耳其

人。」「我們在爾姆尼克河上作過戰。」好，英雄們！好弟兄們！你們中間誰曾經跟着我，在古茲路特打敗過爾沙克蘇丹？誰在罕蘇瓦立過戰功？誰佔領了堅不可拔的土土卡拉？（對蘇沃羅夫的問題，一羣兵士回答：「我們在古茲路特打過仗！」「我們在罕蘇瓦打過！」「我們佔領了土土卡拉！」……及至蘇沃羅夫提及的事件愈愈遠，回答的聲音就漸漸少了）還有，誰曾經在十九年前幫着我給波蘭王以迎頭痛擊的？（祇有幾個人回答：「我們幫着你呢。」「我們給了他一個迎頭痛擊。」）現在告訴我，誰又曾經跟着我，在三十年前擊敗那所回無敵的弗特力克大帝？（祇有一二個人的聲音回答：「我們擊敗了弗特力克大帝。」）而誰又曾經佔領過普魯士的京城？誰又會跟我一塊兒在柏林？（這時候，祇有一個人回答：「我跟着你一塊兒在柏林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！」）恭喜你，我的老戰友！你叫什麼名字？

聲音 伊凡·葉哥金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！

蘇 你真光輝，真榮譽，伊凡·葉哥金！三十年來，你保衛着你的祖國！真是偉大的榮譽！你們大家都是勇敢而堅強的戰士！今天以前，你們已經完成過許多的奇蹟，而現在，你們將要超越你們的過去的功勳。（稍停）喂！孩子們，我一生從沒有說過謊，現在我的頭髮都白了，我決不會不誠實。我向親王說過，我要佔領伊茲曼爾，我們就要佔領，就必定佔領！現在如其我們從伊茲曼爾退却，那就是叫英國人來追擊我們，波蘭人也會騷動起來，而普魯士人也要插一條腿來打我們。我們佔領了伊茲曼爾，那就可以一舉而使他們降服。（稍停）但是，朋友們，我們得啃一個硬果子，這果子真硬。我已經從各方面去考察過那要塞了。那確是一個堅固無比的建築。壕溝是那末

深，壁壘是那與高。連一個青蛙都跳不過去……（伊茲曼爾砲台的巨大的輪廓，於晨曦的晨光中顯現出來）一座堅不可拔的要塞！一座石城！一座堡壘！不可佔領！但是我們一樣要佔領牠。現在我們的砲不響了。敵人不防備我們。他們正在那兒跳舞，在那兒遊戲。我們要以山崩地裂之勢，衝到他們的面前，從山頂，從叢林，從池塘，從沼澤。我們披荆，斬棘，填坑，架橋，跑快，快跑，跳過懸崖絕壁！甩出爬坡鈎！大隊！前進！爬上城牆！爬上堡壘！打開大門，讓騎兵進去！我們進城了！我們不要侵犯和平的百姓！戰爭並不對付小孩和女人的……敵人跑了——我們要把自己的槍倒轉來打他自己！騎兵們，揮動你們的長刀，把敵人從每個角落裏趕出去！敵人投降了，寬恕他！勝利是我們的！烏啦！烏啦！（兵士們接着狂呼。蘇沃羅夫從高丘上下來）好，孩子們，鷄叫的時候，我們開始動作！（當他走入營舍時，他看到了佛爾格）勇敢點，秘書先生，不要這樣垂頭喪氣……

（羅登貝克上，後隨二副官）

（口吃的）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！將軍！

佛 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！

（羅登貝克在營舍門前捉住了蘇沃羅夫）

羅 （口吃的）親王有令……

蘇 這是今天的第三次使者。我深深地感到榮幸。（取信置衣袋中）好，我到了伊茲曼爾再看。

羅 （口吃的）不能！親王在大發脾氣！他已經命令過……他不准襲擊伊茲曼爾！

蘇 這是胡說！

羅 你看命令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

蘇 （搗去火印，略一閱覽）是的，你的話對，親王叫我們不要攻打伊茲曼爾。他說我們必須退却。

羅 （口吃地）是的，我們必得退却！

蘇 我的一切氣力都白費了。太遲了。我一定不違抗命令……

羅 你說的對。違抗是不可能的。

蘇 我想哭……

羅 我也要爲你哭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

蘇 啊，多麼不幸的事……這真够叫人像鷄一樣的啼叫的！（她突然跑前去，學鷄叫）

羅 （羅登貝克、佛格爾追上）

蘇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你怎麼咯？

羅 這是痛苦，我的朋友，我在痛苦地叫喚。（他又學鷄叫。而遠處什麼地方的第一聲晨鷄回應他

了。接着，羣鷄齊鳴）

蘇 （高聲大呼）孩子們，鷄叫了！

羅 （一陣響亮的鼓聲。頃刻之間，多處的營幕都開了篷。士兵們從快要熄滅的火堆旁爬了起來，

軍隊，輕快的向着清晰地顯現在珠一般的晨露中伊茲曼爾要塞前進）

蘇 （口吃地）違抗命令！（追趕隊伍）停止！停止！（奔回來問蘇沃羅夫）他們到那兒去？

怎麼，去襲擊伊茲曼爾！

可是叫我怎麼答覆親王殿下？

告訴他，伊茲曼爾已經佔領了！（隨衆兵下）（遠遠唱起了嘹亮雄壯的進行曲）

幕下——

第四場 皇恩

登場人物：

羅登貝克

佛格爾

索菲亞

妮里度娃

哥泰索夫

保羅一世

蘇沃羅夫

冬宮中俄皇保羅的接待室。牆上掛着弗特力克大帝像，就是序幕中柏林市長卡蓋生家所掛的那一張。窗外是灰色的天。一個暗淡的聖彼得堡的早晨。室內幽黯而蒼涼。索菲亞和妮里度娃斜倚在椅中，佛格爾站在她們旁邊。羅登貝克跑入。他和佛格爾一樣的穿着身德國式的軍服。

羅（依然口吃地）大元帥還沒有到？皇上檢閱完畢，馬上就要回來了。

佛 參加接見典禮的人，通知的是十一鐘點到，愛麥虞爾·伊凡諾維奇！

羅 皇上非常殷切的盼望這次接見。他已經問起過三次了。

佛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是從來不遲到的。

索 （語妮里度娃）他今天早上一定會嘉獎他的戰功的！

妮里度娃（以下簡稱妮）皇上一定會嘉獎他的戰功的！

佛 這正是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所需要的！可恨的不公平的事，接二連三的加在他身上……我會把這些記錄到我的傳記上去的。伊茲曼爾已經佔領了……（誦讀他的傳記）『伊茲曼爾的勝利的巨雷，使全世界震驚。』

索 （語妮）密奇爾還會寫詩呢。讀起來真好聽，不是嗎？

佛 （興奮了）伊茲曼爾佔領了……這是一個不能相信的勝利，但是那偉大的軍人……那偉大的軍事

領袖，卻被放逐到……北方……去建築要塞！

『但是，啊！戰神的驕子，遭遇了命運的催殘。他望着砲台，等待救助。』

索 （語妮）密奇爾把這些都寫上去了。

妮 好，好極了！

佛 我要把我們聖明的陛下所說的寶貴的話，用詩記下來。包丹金親王給了女皇以一種毒害的影
響……上帝讓她的靈魂安息了！

索 陰謀……嫉妒……包丹金只會在女皇耳邊挑唆，而……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却失寵了！噢，真叫

我要痛哭……

羅（口吃地）你愛信不信，我也掉過淚的。

妮但是公理畢竟會戰勝的。我們的陛下，很寵愛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

佛那是真的！這在我的傳記裏，將成爲最好、最光輝的一章！

羅他會得到好報的！

妮大元帥該得到最高榮譽的！他打了勝仗。

（正當其時，蘇沃羅夫出現在室之遼遠的一隅，未爲室內人所見）

羅他是天之驕子。

佛命運的愛人。

（走近，笑着）好運氣，是的，一天的好運，一年的好運。可是人也還得有點兒智慧的，我的好

佛格爾。（語妮）我的敬愛的葉卡德麗娜·伊凡諾娜太太。

（妮站起，向蘇沃羅夫爲禮。蘇吻索菲亞）

佛（躬身，立正）但是……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你誤會我……

（羅登貝克向蘇沃羅夫鞠躬，然後驚訝而又恐懼地凝望着他）

蘇（語羅）什麼事？

（某處有時鐘鳴聲）

羅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我必須喚起你的注意，你不顧皇上的勅令，犯了一件可怕的、可怕

蘇 這人在說什麼？

（當鐘鳴十一時，舞台後部通保羅內宮的門開啓了，哥泰素夫上，他穿着一套緊身的普魯士軍裝）

哥 皇上駕到。

羅 （口吃地私語佛格爾）蘇沃羅夫還穿着卡德琳女皇時候的制服！可怕！可怕！

（門被推開，矮小，急躁而神經質的俄皇保羅上。一切都深深地鞠躬，蘇沃羅夫也低下了頭。保羅不看任何人，一經跑至蘇沃羅夫面前，擁抱他）

保 喚，我的朋友！（從頭腳地打量蘇沃羅夫）我很高興，真高興見到你。……

羅 （語佛格爾）可可是，這真是怪事！他沒有注意那身制服！

（保羅以目示意，哥泰素夫，羅登貝克，妮里度娃，索菲亞和佛格爾俱上）

保 （稍停）是的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！這是俄國歷史上可紀念的日子。偉大的改革和巨大的艱難擺在我們面前，你要做我的最高貴的顧問。先生，我重視你，重視你的天才，你的勇敢善戰，而尤其是你的坦白，和忠實！在我身邊的都是一些諛媚、欺君的人。我渴望有一位顧問，有一位我可以信賴……可以向他訴說我的衷腸的人……我要和你像一個平等的同事一樣的談話。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讓我們一同合作，建立起一支俄國的新軍！

蘇 陛下，我把我的心力，全部供獻給我的元首，和我的國家。

保 現在你告訴我……老老實實一本天良地告訴我……當我的母親，女皇陛下當朝的時候，我們的軍隊，是不是有很多弱點和缺點？

蘇 是的，真有的。

保 參謀部腐化……

蘇 是。

保 疏忽……廢敗……

蘇 確實是。

保 作戰的隊伍時常沒有給養？

蘇 確實是。

保 這一切都必須改革，根本剷除。

蘇 確實是的，陛下。老臣終日終夜等待有這樣的一天，能讓我向陛下訴說我的愚忱，而且獲得聖主的明鑒。

保 （拉着蘇沃羅夫的手）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我知道你曾經爲俄國盡忠盡瘁。我的母親，女皇陛下，並沒有辜獎你的功勳，這我也知道。包丹金的一切陰謀，嫉妒，偏私，一切的一切，我都知道，……我要把我母親所播下的種子，一律剷除。我要肅清包丹金的傾向，我必須得到人民的擁護，必須信任人民……這就是我所以召見你的原因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……我要用你的光輝來啓發我的努力！（遠處傳來一陣鼓聲）

保

(趨步至窗前) 來，大元帥！看！這不是一派很雄壯的景象？(蘇沃羅夫走至窗前) 他們的步伐多雄壯！行動多精確！隊形多整齊！羅文史丹將軍在右邊那一隊裏……卓越的專業……波里奧勃拉森斯基部隊從來沒有過這個樣子……嘿，嘉奈皮奇……又一位好將軍……瞧，瞧，林德納將軍和他的隊伍來了……肩並着肩……瞧他們的步子多整齊！喲，伊森將軍在那邊，他的背後是歐德爾！(拍着手) 左轉，右轉，左右轉！一派令人興奮的景象，不是嗎？

蘇 (深思地) 羅文史丹、嘉奈皮奇、林德納、伊森、歐德爾，真是好一大羣新的俄羅斯將軍。可憐士德里平死了，不然他會高興得發狂呢。祇是還缺少了韋斯弗命。

保 爲什麼會缺他呢？喏，他在那兒。他是一位將軍。我對他無可譁議。他雖然是我母親的老臣，可是他已經全心接受我的一切改革了。

蘇 (離開窗子) 陛下！你要求過我完全坦白……

保 絕對坦白。說你心裏的話，元帥。

蘇 據我想，軍隊的存在不是爲了檢閱，而是爲了保衛國家……(保羅漸漸靜默了) 陛下！請聽取一位老臣的忠告！回想，我在少年時代，參加普魯士戰爭的時候，我認清了這件事，那就是我們的軍隊的力量，不在於它的步伐的整齊，也不在於漂亮的隊形。我們有一種偉大的力量，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，——那就是我們是俄羅斯兵，勇敢，不怕死，機警，——這些是俄羅斯戰士的真正的美德。對待士兵，必須教他們理解，而不是在操場上走來走去，不是叫他們穿着好看的制服！

保 請說下去，先生，……我真高興聽你這樣忠實的意見……

蘇 (興奮地) 我見到偉大而不可敵的俄羅斯軍隊，在精神上，意志上，都緊緊地和它們的元首團結着……當然，這樣之後，它可能有敵人，但是永遠不會有敵手。我願意活着看到這樣的一天！

保 說下去，說下去……這對我真是新聞……這和大戰略家弗特力克大帝所說的不同……

蘇 然而，陛下，大戰略家弗特力克大帝打了許多敗仗，而我可從沒有失敗過。那末我們爲什麼要向他學習呢？要尋求勝利的方法。我們可以找到更好的榜樣……從俄國和俄國古代的歷史上。

保 (驕傲地) 但是，先生，據我的愚見，我總以爲普魯士的軍隊是全世界最好的軍隊。

蘇 陛下，我請求你聽從老臣的忠告。我們，俄羅斯屢次擊敗了德國的戰略家，我們沒什麼可以向他們學習的。

保 沒有可學習的！……哈！好，好！那末你是不滿意我的改革！也不滿意新的軍紀！

蘇 我不是欺君之輩，陛下，我說的都是心上的話。

保 (勃然大怒，衝至蘇沃羅夫前) 好大膽的傢伙！這就是你的目的，先生，你的志向真高！啊哈，現在我都明白了！你，你，我們以爲會第一個實行我的意志的人，——你，現在我們明白了，你簡直反對我的意志。

蘇 我所說的，是一本天良，陛下，你命令我坦白地說的。(保羅怒極色變，氣急敗壞，雙手握拳)

保 叛逆！暴徒！我要把你們這些人統統趕出去。（指蘇沃羅夫衣襟）這就是你，……你所以拒絕穿新制服，制服！重大的侮辱！你拒絕我的改革！我看透了！你！住嘴！我是皇帝……我是你的統制者……我是上帝指派的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（大聲咆哮）哥泰索夫！派一個裁縫到他家裏去，給他做一套新制服！

蘇 但是這是偉大的恩典，陛下！我的女兒不懂得普魯士制服的式樣。而我也懂得不多——因為我所看到的普魯士制服，多半是敗退的普魯士人的背。……

保 啊，你開玩笑，你！不要以為我脾氣太好，先生。這不是普魯士制服，從今以後這是俄羅斯軍隊的制服了。知道嗎？

蘇 一切我都知道了，陛下，像白天一樣的明白了。這些制服從前是普魯士人的，現在是俄羅斯人的了。

（保羅狂怒地跑去）

保 香粉！指環！髮辮，這一切都得帶，都得用！

蘇 （發怒）陛下！香粉不是槍，指環不是砲，髮辮不是劍，而我不是德國人，我是一個俄國人，潑頭撒尾的俄國人！

（保羅憤怒的幾乎要把自己去撞擊蘇沃羅夫，他極端的暴怒，舉起他的拳頭突然奔至門前，用力推開了門。當門大開的時候，在門縫裏偷聽的哥泰索夫和羅登貝克驚退。在內宮中，有妮里度娃，索菲亞和佛格爾。保羅衝進宮內，目不視人）

保羅的聲音（粗暴地）哥泰索夫！

（哥泰夫在保羅呼聲中下）

羅（口吃地）真是暴徒！（趨出）

妮 忘恩負義的傢伙！

佛 可恥，可恥，先生！啊，叫我怎麼辦呢？你把我傳記中最好的一章給糟塌了。

蘇（語索菲亞）我希望你有一個更好的丈夫，索菲烏希嘉……

妮 來，索菲亞！

（索菲亞躊躇了一下）

索 天啊，你自己活該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……密奇爾是對的。

（妮里度娃拉着索菲亞的手，她們正預備走時，哥泰索夫上，後隨羅登貝克）

哥 奉聖旨，大元帥蘇沃羅夫勒令退伍，褫奪制服和職位。永遠監禁在放廢康張斯柯亞村，不准擅

離，派羅登貝克將軍監視。

妮 偏強和反抗的應有的結果！

（妮里度娃，索菲亞和佛格爾俱下）

羅 應有的結果……

哥 皇上的恩典，准許你二十四小時準備行裝，先生。（傲然地走出）

蘇 陛下太仁慈了。一個兵是無須這長時間準備的。預備車，我立刻就走！（下）

羅

(追出，口吃地)可是我怎麼辦，我還一點都沒有準備呢……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五場 放逐

登場人物：

蘇沃羅夫

史丹潘尼達

杜巴索夫

尼古拉威夫

佛格爾

衛兵

康張斯柯亞村，蘇沃羅夫的居室。白木牆，矮頂，最簡陋的陳設。架子上堆滿了皮面子的書籍。兩隻鳥籠從屋頂上掛下來。黃昏時分。點着蠟。外面正刮着大風雪。蘇沃羅夫穿着睡衣，拖着拖鞋，坐在爐邊。他的頭往後仰着，眼眯着，顯出打瞌睡的樣子。他的膝上，擺着一本書。一切都寂靜。一會後，隣室中有人唱起一支纏綿哀怨的歌。那是史丹潘尼達。蘇沃羅夫睜開了眼，站起來，走過去，走到一隻鳥籠前。他吃力地爬登一隻椅子，望着籠內，發現裝鳥食的小碗空了。

蘇 史丹潘尼遠！史丹潘尼度希嘉！來呀！（史丹潘尼遠上）彼得 哥茲米支把粟麥子全吃光了，瑪亞。伊凡諾芙娜晚飯後有東西吃了。

史 等一等，讓我去拿點來。（下）

蘇 要能自由，就好了。（走至牆邊，坐下）等太陽出來，積雪溶化的時候，我要打開籠子，放他們出去！（凝望着烽火）啊，什麼勝利，什麼戰爭！（拿起書本，翻閱，翻到某一頁默讀了一會）好！你的聲息有力的，米海爾。俄西里維奇！（高聲誦讀）

「大膽的佛特力克，你被逐出了自己的國境，你還能再趾高氣揚？」

也許你夢想着自己還是偉大！

普魯士人的驕傲的肩膀在逃避，

他們用背，向着我們的砲火打轉，

是戰神的命令，註定了他們跌倒，

頭顱像秋天的落葉般飛到地上。

讓普魯士人，

承認俄羅斯人的勝利，

在柏林的城門前，應和着號聲哭泣，

悲嘆他們所奉承的國王，

和被我們擊潰的他的戰士，

現在都已一無用處。」

這首詩多麼生動地叫我回想起我的青年時代……在孔納斯多夫……在柏林……（當地誦詩時，史丹潘尼遠拿着一個小籃子上。他站定了聽着。蘇沃羅夫發覺她時，即轉身）你知道米海爾·羅曼諾索夫嗎？

史 他是什麼人？

蘇 一個偉大的俄國詩人。這是他的詩！好作品！

史 （嘆息）很好……（爬上一把椅子，添鳥食於籠中）但是我喜歡聽打仗和軍隊的事。我們在行軍的時候生活都有趣……

蘇 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，史丹潘尼度希嘉。現在，我可以打的祇有池塘裏的魚。最遠的行程是從這裏到那枝白樺樹來回。或者有時候走更遠一些，去檢菌子和漿菓……

（杜巴索夫上）

史 也許這樣倒好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你現在需要和平和安靜。你究竟不像以前那樣年輕了……

蘇 （勃然怒，霍然起）廢話，胡說！誰需要和平，安靜。我不要！我不要！

史 （一楞）可是你自己說過的呀……

蘇 我？我從沒有說過！給我滾開！（史丹潘尼遠倉皇出，面無人色）哈……和平，安靜……我要！
杜 靜一下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女的嘴總是撈叨的……我們還會有好日子的……我們怎麼……（
停住了）

蘇 有什麼事嗎？普洛希嘉！

杜 那個人又來了。他說一定要見你。

蘇 天啊，又來了……（使勁地振作了一下）讓他進來。

史 隨你便。不過，要是我能對這件事表示些意見的話，那我看……我看……

（進來一位胖子，穿著毛皮短衣，毛氈靴，毛皮帽。這是助理牧師尼古拉威夫）

尼古拉威夫（以下簡稱尼）（放下帽子）晚安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請原諒我撞了進來，我偶然在這條路上散步，走過你這裏，我見你窗子裏有亮，我想，來拜訪你一下，也算是鄰居的善意……

蘇 今晚倒真是散步的好天氣。……

尼 稍稍黑了一點，還有點風，那是真的……不過我祇覺得我應該來拜訪你，向你表示敬意，管牠天晴和下雨。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我覺得，你一定高興見我的。

蘇 我高興得很呢。

尼 我知道是的……現在我有一點小小驚人的事件告訴你……請你讓我把外套脫掉，然後立即詳細細的告訴你！

（他脫去外套）

（杜巴索夫取了外套出去了）

尼 我有兩封信要給你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一封是你女兒寫來的，另一封是你的一個好朋友寫來

的。

蘇 拿出來！

尼 (呈上兩個信封) 鮑羅維奇夫的郵政局長，叫我把這些信當面交給你，不得耽誤。

蘇 (看看兩封信) 這封一定是我女兒寫來的。這兒寫明白的。娜泰爾雅·亞力山特羅芙娜·蘇沃羅夫寄。但是這一封……你怎麼知道這信是誰寫的呢？

尼 (咳嗽以掩其窘) 怎麼，我說過我知道誰寫的吗？……我不過陪猜……(蘇沃羅夫不斷檢查兩封信)。

尼 (走至爐邊，拿起蘇沃羅夫的那本書) 啊，你喜歡寫作？你在讀書，我看(翻書)啊，米海爾·羅曼諾索夫……一位好作家。

蘇 在茶炊子上烤軟……把小刀子熱烤……瞧，火漆都壞了。爲什麼小題大做，利用茶炊子和小刀……爲什麼不乾脆把信撕開，而要這樣做……

尼 你在說什麼，親愛的先生？

蘇 這是你的好差使，偷看人家的信。

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先生？

蘇 不要臉，助理牧師。

尼 請原諒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，我已經不是助理牧師了。我現在是參事院的參事。

蘇 噢，那末你升了官了？

尼 是的。

蘇 噢，那末幹些什麼事？祈禱？

尼（狼狽）還是做些從前的事。

蘇 一點兒也沒有新任務嗎？

（尼古拉威夫做了一個表情，假裝不聽）

蘇（不正當的微笑）官升得倒不很大，事情可也不難做。……

尼 怎麼大人今天愛說謎字。

蘇 沒有關係，你還照這樣做下去，你將來還可以升官。

尼 好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我得走了……我不願意多打擾你。要是你允許我再來看你，我那會很

喜歡的……

蘇 我不下帖子請你了，因為我知道你是無語我請的。

尼 希望有機會再來拜訪你。

蘇 你最好把眼睛睜大些——好好的監視着蘇沃羅夫。你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壞的壞蛋，是一個強盜，

一個暴徒！

（尼古拉威夫已經走至門口，聽了這話後，立刻轉身）

尼（衝到蘇沃羅夫面前，）你把人戲弄得太過份了，親愛的先生！你不接受真正的友情和善意！羅登貝克將軍沒有明白告訴你嗎，皇上的命令，退伍元帥蘇沃羅夫伯爵不許接見或訪問任何人！這

不是很明白嗎！可是你沒有到七里路以外的羅柏亭娜太太家去吃過飯嗎？唔！你沒有請她到你這裏來過嗎？你以為我不知道，沒看見嗎？我什麼都看見了，可是我決定不說什麼，我饒恕你，可是我得了什麼報應？你不要臉，先生！（走出，門噠然閣上）

（一忽兒，門又啓）

尼（探頭入室）够了！看你還敢跑到那兒去！不許離開康張斯柯亞村一步！不許接見客人！（下）

（蘇沃羅夫不答理，像一根鼓柱似的站着）

蘇就這樣子完了嗎？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？……（沉重地呼吸。走至窗前。就燈光拆閱信件）……

噢，娜泰欣嘉，我的小女兒。（先是默讀，及後高聲朗誦）「我從沒想到，親愛的父親，我會這樣的苦痛。這長時間的離別，在我的心上是太沉重了……」（嘆息。又默讀了一刻，旋又朗誦）「我遞了第二次申請書，……而我的請求又被拒絕了……」（信從他手中掉落了）他們不會讓她來看我的。噢，娜泰欣嘉，要是他們不許你來看他，那末你的父親一定是一個可怕的罪人了。（他又讀信。他的嘴唇微微顫動，突然他以拳擊桌）噯，那是傻事，你太傻了，孩子。噢，她怎麼能冒這極大的險，不得准許跑來看我呢！她會受苦的，我的小小娜泰欣嘉。這苦還不知道受到怎樣為止呢。明天我寫信給她，禁止她不得准許到這兒來。這念頭她連想都不該想。（放下這封信，又拿起另一封）我認識你的筆跡，米海爾。伊拉里奧諾維奇。你好，朋友庫士若夫（看見爐火將熄），史丹潘尼達！史丹潘尼度希嘉！加點兒炭，火快熄了。（展開信）

（史丹潘尼達上，整理爐火）

史 我不說不讓他進來嗎……你不聽我的話，現在他把大家都弄得難受。我真想扭着他的脖子把他摔下樓去。壞蛋！

蘇 (沒有理會她) 是的，米海爾·伊拉里奧諾維奇，我們兩個都背時了……你們是不喜歡我們的……巴格來與也倒霉了……你埋沒了你的天才……這是我們的過錯，朋友，在今天，諛媚比能力更值錢，奴性比功勳更有用，……(默讀信件) 拿破崙，你說……是的……他跑得太遠了……要是這樣猖獗下去，他馬上就要威脅俄國了。(從桌上取了一個文件箱把信放入) 時代的奇蹟……哼，誰知道祇有老蘇沃羅夫還能上馬殺賊。

史 你瞧他那副神氣，倒像他是個貴族似的。那個混賬東西……

蘇 你在那兒咕噥些什麼？

史 我說他……我再也不放他進來了！

蘇 你不放誰進來？

史 他……

(門突然開了，尼古拉威夫跳了進來。他連帽子都沒脫)

尼 現在，你可違了法，犯了錯了！我不跟你說絕對禁止的嗎？可是你不聽，你偏要那樣！現在——他們來了！你偏請了他們來，去吧，接見你的家人……

史 怎麼，你還沒有走！

蘇 你叫喚些什麼？把帽子脫掉，……你說些什麼……什麼家人！

尼 不用說，你比我更明白。你聽！（外邊雪橇的車鈴聲漸響漸大）他們來了！客人！一定是你把他們請來的！這回你可騙不了我哩！

蘇 滾出去，你趁早滾，別惹起我的火來……

尼 我走。我走。（威脅地）但是我再來的時候，可就不祇我一個人了！那時候你該後悔你不該違抗命令了！（下）

（車鈴聲漸近）

蘇 真是，有人來了！會不會是娜泰夏？我不信，史丹潘尼度希嘉……我的可憐的小娜泰希嘉真够她受的……秘密警察會逮捕她，把她的心挖出來的！（雪車鈴聲止）拿根蠟燭來，開開門。

（史丹潘尼達手執蠟燭，跑出。聽到她在門後的叫喚「普洛霍，開門，客人來了！」）

（室內僅蘇沃羅夫一人……他不安地走來走去。在聖像前劃十字。豎起耳朵聽外面的聲音和騷動。那聲音和騷動愈來愈近了。從開着的門望到另一室去，可見普洛霍和史丹潘尼達拿着蠟燭進來。在他們背後，有一個高個子，穿一件可怕的毛皮外套，戴一頂皮帽，帽上堆滿了雪。蘇沃羅夫站了起來。他不認識這位客人，站着凝望着。當這位客人脫掉帽子，把頭從大衣裏伸出來時，蘇沃羅夫認出他是佛格爾。他走進房來，杜巴索夫和史丹潘尼達拿着蠟燭跟進來）。

佛 （趨至蘇沃羅夫前）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

蘇 你！……我沒想到是你。

佛 （握手）連日連夜，我坐着郵車，在大風雪裏走，……想把這愉快日子早點帶給你。現在終

於……

蘇 真的，這是驚人的事……那末你不怕嗎？還是你已經得到准許了？

佛 (搓手)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我就不管什麼准許。哼，就是給我受最可怕的刑罰，拿放逐西伯利亞來威嚇我……

蘇 啊，他們當然不會威嚇你的。

佛 ………我無論如何總得來的。

蘇 啊哈。

(普洛霍和史丹潘尼達燃起了燭台上的蠟，室中大明。二人下)

佛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我給你帶來一封信。

蘇 你該早說呀。

佛 (解開制服，取出信件，興奮的呈給蘇沃羅夫) 皇大元帥蘇沃羅夫！

蘇 (驚退一步) 你弄錯了，先生。

佛 不，不……這是給你的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……

蘇 這不能，……大元帥是指揮軍隊的，而我却隱居在山林，被監視着，監禁着。

佛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可是這信明明是寫給你這位「大元帥」的。皇上召你去……

蘇 我不去。

佛 軍隊都在等着你！士兵們，你的士兵們！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

蘇 (在室內來回走着，突然站定) 爲什麼他們現在需要我？

佛 這是那封信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……

蘇 (接信，但並不拆開) 好，你要說什麼吧？

佛 拿破崙將軍已經佔領了荷蘭……

蘇 我知道……

佛 佔領了意大利……

蘇 我知道。

佛 他已經進攻了瑞士……

蘇 這我也知道。

佛 拿破崙的成功一天天的擴大。他的勢力也在迅速的增加。要不了多久，他就要威脅我們的國家了。

蘇 (深思地) 他走得太遠了，這年輕的小子。……現在該有人給他一下教訓了！

佛 能這樣做的祇有你！

蘇 口才時常是你最好的德性，佛格爾！(拆開信封，將信遞給佛洛爾) 好，讓我們聽聽他們對我這樣的石頭兒說些什麼。

佛 (咳嗽，擺出一付嚴肅的姿態，用壯嚴的口吻) 最可敬的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這是調解我們過去的裂痕的最好機會。上帝會饒恕一個人的罪過……

蘇 上帝會饒恕，也許……

佛 「在瀟漫歐洲的目前的情況下，爲我們自己，同時也爲維也納的宮廷着想，我們認爲我們有責任要求你出來統率我們的聯軍，所以我召喚你到聖彼得堡來，你到了聖彼得堡之後立刻出發到意大利去，那裏我們的軍隊正被包圍着。我們請求你用最快的方法來。別讓時間剝落你的榮譽的光彩，也別讓我失去見到你的快樂。」

蘇 一定的。你的快樂是第一，當然。

佛 「始終寵愛你的，保羅論。」

蘇 還有什麼會比這事實更好的呢！陛下是仁慈的……（稍停）但是……不，我不去。我不能用普魯士的方式作戰……而且，總之我不願意去。

佛 陛下說過：隨便他怎麼樣指揮都可以，由他便宜行事。

蘇 這就是勢所不得不然！我們現在可變了態度了！

佛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俄國的力量和俄國的尊嚴都是危如累卵！

蘇 （焦燥）住嘴，你這烏鴉！我難道不知道嗎！我的士兵，我的國家都需要我……（稍停）留著你的口才吧。你不是來向一個少女求婚的。

佛 那你怎麼決定呢？

蘇 還能有什麼別的決定？準備立刻動身。普洛霍！

佛 天使在爲你唱讚美歌！

（門噠然推開了，尼古拉威夫蹣跚了進來，身後隨帶一個衛兵）

尼 他在那兒？（瞥見佛格爾）啊哈！他在這兒！（語衛兵）抓起他。

佛 （語蘇沃羅夫）這是什麼意思？

尼 現在你別以爲你的制服可以嚇唬我！我要把你送到聖彼得堡去！我要把你關在囚車裏！（語蘇沃羅夫）還有你，親愛的先生……

佛 （走至尼古拉威夫前）你同誰說話？你這狗！

尼 你罵我狗？叫你够受！

（普洛霍上，後隨史丹潘尼達）

佛 你同誰說話？混蛋！你可知道這是蘇沃羅夫大元帥！

尼 知道，知道，你們的大元帥的事我都知道。（語衛兵）把他鎖起來。（指佛格爾）

佛 滾開！

蘇 （推開佛格爾）等一等，佛格爾。別生氣。現在用不了多少時間的。（語尼古拉威夫）到這兒來，好朋友，到這兒來，別害怕……

尼 這是什麼把戲？

蘇 睜開眼睛看看這個……

（蘇沃羅夫把保羅的信遞給尼古拉威夫。他看着信，臉就發白了。他的手和腿開始發抖，臉上充

尼 儼命！
 滿了驚惶的樣子，他越讀下去，身子越往下沉，當他把信讀完，他已經跪倒在地上了。

（衛兵知事不妙，先已溜出）

蘇 滾起來！（走開去！以背向尼古拉威夫）

佛 可惡！

史 請求吧，懇求吧，哀求吧，把頭碰到地板上去，你這蝦蟆！

佛 （語尼古拉威夫）滾蛋！

尼 不必再麻煩你老人家……（才走了至門口）

史 蛇，毒蛇！毒蛇！

杜 滾，你這女人！……

尼 儼命，儼……（當他被推出門後，他還在叫喚）儼命！

史 （將門砰然關上）給你點兒教訓！

蘇 （轉過身來）收拾東西，普洛霍。天明就走。

杜 到聖彼得堡去？

蘇 到聖彼得堡去，從那兒走到世界的盡頭！我們又要作戰了，普洛霍，作戰！

杜

(欣喜欲狂) 萬歲，這才是我們本行，亞力山大⁶⁰ 伐西里奇！萬歲！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六場 意大利烈日下

登場人物；

蘇沃羅夫

嘉里弩希金

史丹潘尼達

辛奈爾尼可夫

士兵已

杜巴索夫

佛格爾

巴格來興將軍

奧國軍官

衆兵士

意大利。諸維鎮附近的俄羅斯軍營。一列耀眼的白帳幕，伸展到很遠。湖邊叢生的蘆草。一隻破船，船頭在水裏，船尾翹在岸上。船上坐的是佛格爾，手裏拿着一根釣竿。和他坐在一

起的，是一個奧國軍官。他們在低聲地談話。在湖邊的是蘇沃羅夫的營帳。過午的太陽，明亮地照耀在蔚藍的天空中。暮啓時，傳來一連串樂聲，高呼「萬歲」聲，和喧鬧聲，從一列帳幕背後，湧出一羣士兵，滿佈舞臺。他們把蘇沃羅夫高高抬在肩頭。蘇沃羅夫全副武裝，繫着綬帶，但興奮得臉變白了。軍官們也和士兵們混在一起，大呼大鬧。士兵們把帽子拋到空中。士兵們把蘇沃羅夫放在他營帳前地上。

蘇 上帝祝福我的靈魂，孩子們……我不值得受這樣的看待的。（稍停）噢，我的堅強的伙伴們，是的，當我知道我的精力並沒有白費的時候，我真感動；我還祈求什麼更大的酬報，和更高的榮譽呢？這樣的事，我要一直記住，直到我死……

辛 怎麼，先生，爲什麼要說起死呢？你要活一百歲呢。

蘇 啊，啊。死了的不一定是老年人，活着的也不一定都是年青人。現在我們沒有工夫想到死的問題。還有許多事要我們去做……偉大的任務在我們面前……

衆士兵 我們跟你走到世界的那一邊！我們準備着！

蘇 信任我吧，孩子們。我們在一起做過許多大事。打過許多人勝仗！拿破崙的軍隊想佔領意大利，已經想了兩年了，而我們却在兩個月之內把他們趕了出去！這是光榮！全世界都敬我們，怕我們！親愛的孩子們，（稍停）直至世界的末日，我決不拋棄你們。（稍停）

（士兵們圍緊了蘇沃羅夫）

嘉 你活着一天，我們跟你一天，老爺子……

蘇 謝謝你，嘉里琴希金。我知道你會的，你們都會的。

史（從帳幕內出）散開吧，孩子們。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必得休息了。他的歲數……
一個兵 這會兒他該快樂，你看他的眼睛裏邊有憂愁……

辛 他確是累了。

（士兵紛紛散去）

史（低聲語蘇沃羅夫）有人要見你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等你好一會了。

蘇 誰？

史 一個奧國人……

蘇 啊，對了……我想不到他來得這麼快……

（那奧國軍官看見蘇沃羅夫來了，他就已從船中爬出。他走近蘇沃羅夫，行禮）

蘇 請進來……（語史丹潘尼達）告訴傳令兵，請巴格來與將軍。（蘇沃羅夫偕奧軍官入帳，杜巴索夫提木桶自帳內出）

史（語杜巴索夫）他們把他扛在肩膀上到處跑。今天是兵，昨天是軍官們這樣。

杜 要是天天這樣，就連走路都會忘記了。

（史丹潘尼達下，杜巴索夫走向破船）

佛 剛才才是他們叫喚和屬要把魚給嚇跑了，這會兒你又出現了。

杜 你以為魚隔了水聽得見聲音？

佛 去你的。（杜巴素夫轉身欲行時，佛格爾注意到他口袋裏露出了一隻酒瓶）哈，你口袋裏有什麼？

杜 （一把抓住了瓶頸，困窘）唔，……這……

佛 啊哈！一點兒意大利酒，唔，……（掛上魚餌，復將釣竿放入水中。杜巴素夫舉步欲行）等一等，普洛霍。（稍停）好，你要水可以來搨。（杜巴素夫爬入船中。佛格爾站起，讓坐）哈，他們是怎麼樣叫喚的，真是！爲什麼這樣沒有上下？當然，我並非說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不是個偉大的軍事領袖。所有這一切我都要忠實地寫到我的傳記中去的。可是，爲什麼跟小兵們混在一起！原諒他！！——我真不懂。（杜巴素夫將桶放入湖中，靜默）在我們盟邦與大利的軍隊裏，沒有這種習慣的。

他們也沒有打勝仗的習慣的。

佛 住嘴，普洛霍。他們是我們的盟軍，是我們的最好的朋友。

杜 （那個奧國軍官正在此時從簾幕中出。他向佛格爾點頭，佛格爾揮手答禮）

和這種人做朋友，還不如睜一隻眼睛睡覺。

佛 廢話，胡說，我的朋友。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，（杜不語）現在你承認你不是這個意思吧。多喝了一點酒吧？

杜 這不是明白的事嗎？先生，你忘記了特里比亞那一回事了。我們在特里比亞不是打了三天嗎？砲擊把我們都震聾了。比地獄還壞。你知道他們的梅拉斯將軍怎麼辦？他在喝茶，就那樣兒！他喝

了二十八壺茶。整整三天之中，他的隊伍連一步都沒有前進。

佛 啊，普洛霍，朋友，多無聊的話。他不讓隊伍前進，是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前進的機會。這就是說梅拉斯將軍有別的計劃……奧大利的將軍都是有名的戰略家。他們什麼事都是預先計劃好的。他們沒有一件事沒有計劃。我說呀，這就恰恰是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不如他們的地方。

杜 不如他們？什麼？你說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不如他們？

佛 別生氣，朋友；是的。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打仗是沒有計劃的——全世界人都知道的。

杜 也許全世界知道這樣，可是我們知道的却不同。

佛 （嘲弄他）你說『我們』所知道的又是什麼呢？普洛霍·丹尼西奇。那末你說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他也有記錄或者計劃的嗎？

杜 也許他有。

佛 啊，普洛霍。你跟了他這麼多年，你可真蠢。

杜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時常整夜不睡的。

佛 當然，他睡不着（杜巴索夫咯咯地笑）現在，不要說謊！他的那些文件，我心裏都知道！他是沒有計劃的，我打賭！（稍停）當然也不全把他的計劃藏在靴子裏的咯！

杜 不藏在他的靴子裏，可是也許藏在他的文件箱裏。你是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的秘書，可是你什麼也不知道。

佛 你不要無禮，你這醉鬼！你不能跟這些鄉下人談話，他們全沒有頭腦的。朋友，看清你自己的地

位，記住，你在對誰說話！

杜 去到……（提起水桶，下）

佛 啊哈，這回可逮到你了。（拉起釣絲，鉤上有一魚）

杜 （回來）你還在寫你的傳記嗎？

佛 是。

杜 你也寫到我嗎？

佛 有時候寫到你。

杜 那末你這樣寫，『普洛霍也許是個辭鬼，也許是個無用之徒，可是如其有人敢在他面前談謗亞力

山大·伐西里奇，例如說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不如別人等等廢話，……那末，普洛希嘉，普洛希

嘉……會把那些話叫說的人吃下去！……

佛 （神色自若）我一定把這些都寫下來。普洛希嘉是個辭鬼。普洛希嘉是個無用之徒……這些不是

你說的嗎？

杜 （憤憤然）我倒想教訓你一下，可是我怕嚇跑了你的魚。（下）

（巴格來與上。佛格爾從船中闖出，棹前相陪，陪伴而行）

佛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等得不耐煩了。這是個偉大的日子，可不是？歡迎你！

（揭起了帳幕上幔子）

帳幕中，蘇沃羅夫坐在桌前批閱文件，一手撐著頭。帳幕的門開啓着）

巴格萊與（以下簡稱巴）你辛苦了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但你的勝利確是無人可比的。自從凱撒大帝以來，意大利就沒有見過可以和他相比的人物。一位被他的軍隊所敬愛的軍事領袖，被士兵們高舉在肩頭，這就是你的勝利的應得的酬報！

（佛洛爾已回坐船中繼續垂釣）

蘇 僕來，彼得親王，請坐。現在沒有工夫歡欣。我得了壞消息。皇上來了一道命令，要我們兩天之內進攻瑞士。

巴 什麼？不願你的反對嗎？

蘇 他們什麼時候注意過我的反對？他們叫我們前進，聯合林姆斯基——柯沙可夫和卡爾大公的部隊。一個詳細計劃已經擬好，是我們的盟軍奧大利人計劃的。這就是！這是一件和以前一樣的曖昧而可疑的文件。

巴 （瞥視計劃書）那怎麼辦？

蘇 彼得親王，聽我說，然後你自己去想。這個計劃我認爲不能完成，而且對於俄國軍隊是有害的。馬西拿將軍不會等我們的。在我們到達目的地以前，柯沙可夫的部隊被擊潰。卡爾大公會退却，記住我的話。那樣我們就孤軍奮戰，抵抗四倍於我們的敵人。在不可逾越的山裏邊，在河流沼澤間，在一夫當關萬人莫敵的險地上。糟，彼得親王，糟。我們被送到陷坑裏了。必死無疑。

巴 俄國軍隊就這樣作爲奧國將領的犧牲品嗎？

蘇 你說是錯誤？我不信！這計劃是煞費苦心定下來的。這裏面沒有錯誤。我的意見是如此。

巴 出賣我們？

蘇 你覺得很奇怪嗎？彼得親王？你忘了我們在和誰相處？盟軍——也許，那祇是名義上而已。他們嫉妬俄國的勝利。他們使用狡計，他們本質上都是政客。他們等待蘇沃羅夫的失敗等的不耐煩了。他們不惜看士兵們血流成河。

巴 這是最無耻的叛謀！我們必須大聲疾呼；把這些事公佈到全世界去！
（天漸漸黑了。南意大利之夜，很快地來臨了）

蘇 （點上蠟燭）你還年青，彼得親王，所以你暴躁。把這些事公佈……公佈給誰，我們請問？就好像孤單地住在陰黑的森林裏，豹狼圍着我們在嚎叫。

巴 那末我們辭職！馬上！不要拖延。我飛奔回聖彼得堡，親自帶着這消息回去，印在他們的臉上！你看，他們不會接受嗎？

蘇 啊，那就有麻煩了。

巴 你以為，他們不會接受？

蘇 不，麻煩的是——他們會接受。（稍停）你還年青，彼得親王。他們祇會派一個人來代替我的職位。那就是我們軍隊的末子了，無疑的……我怎麼能放棄我的弟兄，我的光榮的孩子們，我的孩子們，今天把我扛在肩上的孩子們呢？不，我寧願死。

巴 那末沒有希望了。

蘇 我們必須動員我們一切的方法，作出一個計劃。行動迅速，嚴守機密——這是我們唯一的勝利的

機會。我們必須由最近的路線衝過去……渡過亞哥薩山隘……翻過阿爾卑斯山。出其不意地進攻我們的敵人，而且在最不防備的時間和地區裏向他們進攻。在馬西拿的背後給他一個打擊……我們的戰略必須如此。去吧，彼得親王！（吻之）你和庫士若夫！你們倆是我唯一的好幫手。要是有什麼意外，你們就繼續指揮。（稍停）今夜別睡覺。想一下，明天來見我。

巴 你是我們的唯一的希望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。你必得救俄羅斯的軍隊！
（他們相抱，巴格來興下。蘇沃羅夫拭去眼淚，倒入行軍床上，以手掩面。靜默。佛格爾拿了水桶，走入帳中）

蘇 （並未轉頭）誰在那兒。

佛 是我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，是密奇爾（一頓）佛格爾。你瞧，我給你帶了點魚來。

蘇 什麼魚？

佛 我拿着釣竿在湖邊坐了一整天。因為我知道你很愛吃什錦菜……

蘇 去，去，我此刻不要吃什麼什錦菜。（疲憊地瞥視了他一下）你愈長愈胖了。你開始像你的叔叔了。

佛 我走，我不敢打攪你。可是我把魚留下。我請你收下這點小小的禮物和我的至誠的敬意。我一直坐到天黑……啊，我想，大元帥這樣年紀，又老遠的離開了家鄉，還遇著這些麻煩事兒，他非常喜歡吃什錦菜……

蘇 够了，走開……不，等一下。把那隻文件箱遞給我……就在桌子上……（佛格爾拿起文件箱，就是蘇沃羅夫在放逐時置放他女兒的信的那只箱子）好，去吧！

蘇

(佛格爾鞠躬，走出，迷失於黑暗中了)

(從文件箱中取出一本拍紙簿，翻閱。又將它置之一旁。靜默) 對，就這樣決定。(站了起來，把帳幔放下)

(軍營都睡着了。在朦朧月色中可見白色的營幕。祇有蘇沃羅夫的帳幕中還有光亮在閃爍)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七場 魔鬼橋

登場人物：

巴格來興將軍

姆沙索諾夫將軍

密羅拉度維奇將軍

史丹潘尼達

蘇沃羅夫

杜巴索夫

佛格爾

軍官（戎）

傳令兵

衆兵士

阿爾卑斯山中。聖法蘭西斯派僧的寺院。一所傾欹欲倒的茅舍，有着鮮苔叢生的板壁，小窗，窗上有灰暗的玻璃。沿着板壁是一列長凳。有一張製造很粗糙的桌子。在室的一

隅，掛一個十字架。黎明前一小時。一只瓶口上插着的一枝蠟燭，發出搖曳的光，照耀室內。在桌前，頭仆伏在臂中坐着的是沙姆索諾夫，他睡着了。坐在室的另一角上的是密羅拉度維奇將軍，他也睡着了。閒歇地，這兩人輪替着睜開眼，無聊地望一望，然後倒頭又睡。杜巴索夫手裏拿着一雙靴子在打瞌睡，他好像在修補靴子。祇有巴格來與將軍一個人清醒着。他背着雙手，在室內踱來踱去。窗外有騷亂的聲音，和模糊的喧嘩。那是軍隊。

巴 我們怎麼辦？我們怎麼辦？

沙（睡夢中）一切都完了……

巴 沙姆索諾夫，不要睡！

沙（拾起頭）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了……

巴 我也一樣呀。現在沒有工夫睡覺。我們必須記住命令。我們隨時會被攻擊的。

沙 要是那樣，那就完了！該死的村子！翻不過的大山，四倍於我們的敵人……

（密羅拉度維奇打鼾聲）

密羅拉度維奇（以下簡稱密）（立刻醒來）什麼事？不，不我沒有睡，我在想呢……敵人的力量比

我們大四倍……毛羅打垮了，麥克唐納打垮了，姚契德也打垮了。（他又睡倒了）

沙（瞭瞞地）魔鬼把你帶到這兒來的，沙姆索諾夫。你是永遠見不到你的家了。（打呵欠）唉，這真

是該死的地方，聽了這些名字就叫人怕……魔鬼橋，魔王嶺，惡魔峽……啊，密羅拉度維奇，醒醒，我們立刻就要長眠不起了。

密，啊什麼事？誰睡着了？（立刻又睡倒了）

沙 真是好現象……士兵們光着腳，穿着破爛，將軍們睡大覺……彈藥幾乎用盡了……看樣子計劃是失敗了——一個錯誤。

巴 不，不。要繞過區爾和沙崗斯是決不可能的。這迂迴路太長了……和法國人作戰是不可避免的……最短期間的就延，就會把高薩柯夫致於死地。計劃是無可非議的——是毫無缺點的，是他的最光榮的功績！除了他還有誰能想出這樣的計劃？出其不意的佔領南吉爾！橫渡聖哥薩山隘！我們節省三天時間，而且繞到馬西拿部隊的後方！

沙 是的，是的。可是這樣有什麼好處呢？高薩柯夫要被打垮。而我們自己也跳入了陷阱——試想怎樣的一個陷阱！從來沒有一支軍隊處過這樣一種地位——我說，這是一個錯誤。

巴 決不是這樣。我告訴你，計劃並沒有錯。你靜靜的想一想就會明白了。他們說，我們決不能通過聖哥薩山隘。可是我們通過了——而且帶着砲兵，大砲和馬通過的。山隘的最艱難的一段路已經走過了。可是誰又料得到在山峽裏會遇到法國兵？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們的目的？這就是情勢弄糟的原因。

沙 何等重大的打擊！……可是大元帥的計劃總是保守秘密的。怎麼會洩露出去呢？

巴 我們知道怎麼洩露的。而且我們也知道是誰洩露的。可是於事無補呀。（稍停）密羅拉度維奇，醒來！

密 唔？但是那我早就說過了——我們被毀了……（又伏倒了）別指望什麼幫助吧……沒有希望……精……精……

沙 糟？我不同意。天氣冷，人就想睡，人要睡，那他就快死了。講到死這回事，——那末山是最好的地方，因為山高接天，所以離天門近些……

巴 現在沒有工夫開玩笑，沙姆索諾夫。在他的領導下，俄國的軍隊從來不知道有失敗這回事。可是現在我們處的什麼地步？叫他怎麼受得了？（史丹潘尼達上）喂，他怎麼？

史 他神魂不定，走來去，呆望着山。一顆子彈差一點打倒他——他煩惱着，他的體力也差了，可是他不肯安靜……他不再開玩笑了。我以前從沒見過他這種樣子……軍需官已經受了軍法裁判，因為給養消耗完了。

啞。

巴（低聲地）他提過我沒有？

杜 真沒有，你是個該罵的傻子。

（蘇沃羅夫上，穿一件雨衣。他脫了帽。他已經大大地改變了，老了許多，消瘦了許多。他呼吸很困難，而且時常咳嗽。他蹣跚地走近一條板凳，無力地坐了下去。接着是一陣冷酷的靜默）

蘇 我去散了一會步，考察了那些山。這真是好小的老鼠洞。我不知道我們究竟能不能出得去。我和

士兵們講了話。他們是好弟兄。上帝保佑他們。

巴 你該騎着·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你太累了。

蘇 我有些重要的事，必須料理。（稍停）普洛霍，你在那兒幹什麼？

杜 我……唔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（走近前）我在修補你的靴子。

蘇 （稍停後）去，帶他進來。

（杜巴索夫行禮，退出）

巴 請原諒我直言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我們現在還有工夫管這事嗎？敵人隨時都會打過來的。

蘇 我知道。（站起身室內走着）我必須騰出工夫來的。隊伍內部必須肅清。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勝利。

佛 （杜巴索夫上。兩個兵帶着佛格爾。他臉發白，人發抖，但竭力在掩飾他的恐懼）

（趨至蘇沃羅夫前）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……請問你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強硬抗議。把我像一個普通犯人那樣的監禁。奪去我多年辛苦寫了你的傳記。

蘇 你寫的傳記，我拿來了。

佛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我是惡壞的饑言的犧牲者。你是俄國的貴族，我也是俄國的貴族。我們可以說得通。我用我的爵位來發誓，我是無罪的。

（蘇沃羅夫以目視意，二兵下）

蘇 （稍停）你寫這傳記寫了很久了嗎？

佛 好奇怪的問題……他自己知道，我在攻打伊茲曼蔚的時候就開始寫了。

蘇 那末早就寫了？

佛 我不明白……

蘇 (嚴厲地) 你完全明白。你和奧國的參謀通過信嗎？

佛 天在上頭！就爲這事叫我受審問嗎？要是你願意這樣，那末好，我和奧國的參謀通過信的。但是

。那是我的一種任務，我是你的秘書，是你的外交秘書。

蘇 可是你還和敵方的參謀通過信呢？

佛 天呀！這是多可怕的話！

蘇 你問過普洛霍關於作戰的計劃嗎？

佛 什麼！沒有這回事！這事我一點都不知道！你一定在跟我鬧玩兒呢。大元帥總有些小玩笑的。……

蘇 不要裝丑腳兒。普洛霍說你問過他關於作戰的計劃。

佛 哈哈！這是一個共同的陰謀。你們大家一起聯合來反對我。他是一個平凡的農民，一個醉鬼！

杜 啊，你想抵賴，是嗎？

蘇 別開口，普洛霍。(語佛格爾) 你說對於作戰計劃你一點都不知道，那末你從來沒有拿過那些計劃書嗎？

佛 當然沒有。從來沒有。

蘇 可是有人看見你把那些計劃書放回文件箱裏去的。

佛 誰這樣說的？

蘇 (指史丹潘尼達) 她。

史 是的，我看見你的，你不用賴。

蘇 (語史丹潘尼達) 住嘴。(語佛格爾) 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？

佛 可是這是笑話！你究竟聽誰的話？一個下賤的女人，一個做小買賣的女人。我是一個貴族。你一定得聽我的話！你必得相信我！(趨至十字架前) 我以一切神聖來發誓！

蘇 現在沒有工夫做戲。我最後一次跟你講話。

佛 啊，現在我可知道了！我終於看見一線光明了！你說的是一本書，一本小書……那只文件箱裏……和你女兒的信放在一起……對了，對了，現在我想起來了……有這未一回事……我拿過一本書，或者其他的東西，我說不出了……可是這一切都是爲了寫傳記……採用大元帥親手寫的光榮的字蹟呀！

蘇 我知道了。你把這些光輝的字蹟交給敵人了？

佛 你說什麼，怎麼……

蘇 (自衣袋中取出一信) 瞧這兒。

佛 這是什麼？

蘇 這是你寄出去的第二封信。可惜我們沒有查到第一封信。(靜默) 好，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？

（稍停，語杜巴索夫）叫衛兵進來。

佛（喊叫）你們要怎麼樣？（沒有人說話）爲什麼你們不說話？（大家都不說話）爲什麼你們這樣的望着我？……我從你們的眼睛裏看出惡意……（他倒在十字架前面）

蘇 你該罵你自己。

佛（在地上爬行至蘇沃羅夫前，哭泣）親愛的上帝，可是這裏是一件玩笑，一件好玩的事，一種愚蠢的過失……我錯了，是的。但是我太年青……（杜巴索夫帶衛兵上）不！不！不能那樣！我把一切都告訴你！奧大利人不是我們的盟軍。他們是我們的死敵！他們在尋找我們的失敗。是他們把我們的計劃告訴給法國人……

蘇 拉下去！

佛 可是你不能對我這樣！在朝內我有有勢力的朋友的。秘密會議會幫助我的……他們會和你算賬……啊，你想想我替你做的那麼多事吧！把皇上的詔書給你送去的，不是我嗎？……皇上，我知道他不會這樣忍心待我的。皇上一定會饒恕我的。

蘇 是的，皇上會的……

佛 那麼大元帥也一定會憐惜我的！這是我的一線希望……你的手，我的恩人，你的手。我相信……我知道……我可能希望……何等樣的快樂！（衛兵把佛格爾從地上拉了起來，帶着他出去。他哭着，哀求着。杜巴索夫走在後面。）

蘇 普洛霍！（杜巴索夫回身）把他的屍首草草埋了，墳上不用按十字架。

（杜巴索夫下）

蘇（語巴格來與）查看一下那傳記，然後把它燒了。

密啡……真像是一場惡夢。

沙 一件壞會……

蘇（語巴格來與）對這種事情，不能有憐憫的。毀掉這樣一個人的命，就是救千萬人的命。

巴 是這樣的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可是我們的地位依然一樣的嚴重呀。混蛋們已經做了壞事了。高薩柯夫被打垮了。而我們是瀕於厄難。

（一聲槍響。靜默了一下）

蘇 結果了。

（史丹潘尼達劃十字，下）

（靜默）

蘇 將軍們！我發令前進！

巴 前進！往那兒？怎麼進？

蘇 前進，渡過魔鬼橋，攻打敵軍！

巴 但是這是決不可能的呀？

沙 慘敗無路！

蘇 我們無可選擇。現在沒有誰可以和我們聯絡。我們的退路已經被法國人截斷。那末我們被困在這

兒死守嗎？是的，但是我們能守多久呢？不，現在祇有一條路——我們必得衝出去！

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……當然，當然……你的意思對……可是我們怎麼衝過去呢？一支軍隊能夠衝過鹿道嗎？

蘇 凡是鹿能够走過的地方，俄羅斯兵也能走過，凡是鹿怕走的路，——俄羅斯兵也得通過。

沙 但是想一想那些兵現在所處的情形吧。完全凍僵了，餓着，因為缺乏睡眠而神志糲糊了……他們簡直不能發動攻擊，老天爺和我們作對！你看看這些石頭，和山岩，在每塊石頭和每個山岩的後面，有一個法國兵！我們會被全部打死，會全部消滅在山裏的。

巴 人力並不是萬能的……我知道這些山，我看我們是衝不過去的。

蘇 不，彼得親王，你錯了，你從我那裏學到過很多東西，現在就讓這件事作為你的最後一課吧。戰爭有依照一切規律來進行的：那些得偉大而艱苦的戰爭。可是也有一些時候，那時候人受了激動，那時候人的勇氣，和人的意志，可以掃蕩前進之路上的一切障礙。在這樣的時候，人會發出星光；在這樣的時候，人可能創造出奇蹟……而且就是這樣的時候，人才值得生活下去！（挺立了起來，他的眼裏發出光來。一種新的光彩照耀着他的臉，他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）這樣的時候，已經到來了，彼得親王！我們要和死搏鬥，讓後世子孫，對我們的功業，表示驚訝，人可能達到我們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偉大的頂點……今天我們俄羅斯的鷹要比羅馬的鷹飛得更高！讓攻擊開始吧。巴格來與將軍！派你做前敵總指揮。

巴 謝謝你，亞力山大，伐西里奇！

蘇 你的路向，是到這山頂，從山頂攻擊那座橋。

巴 遵命，長官！

蘇 密羅拉度維奇！你的部隊跟蹤上去。

密 陪睡蟲走了！

蘇 你沿着山峽邊前進，在左翼攻擊。

密 是，長官！

（巴格來與密羅拉度維奇同下）

沙 那麼我呢？

蘇 你留在這兒，馬上就得帶隊前進。

（靜默，然後進軍的號聲，為山間的回聲所擴大，沙姆索諾夫趨前窗前，蘇沃羅夫以手拂面，疲

倦的倒在一張板凳上）

蘇 這鍛鍊是偉大的……看我們是不是受得住？

沙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他們開拔了，他們上前了，法國人放槍了！我們的人衝鋒了！

蘇 （想站起來，可是又倒在凳子上）好，好！衝吧！

沙 山上流瀉了俄羅斯人的血！可是我們在衝上去，衝上去……巴格來與已經衝過去了……啊，偉

大，偉大！噢，要是我和他們在一起……

蘇 衝上去……衝上去……

沙 我們的隊伍在推進……有的倒下了……可是其餘的正在前進……敵人的砲火好像停止了，我們能衝得過嗎？啊，密羅拉度維奇帶着隊伍上來了……我們的隊伍走近那座橋了。

蘇 只要佔領那座橋，勝利就是我們的了

沙 法國人都不見了……我們的人很快地在前進……他們到達那座橋了……現在牠們停住了！

蘇 (躍起) 停住？

(同時，空氣被一聲猛烈的爆炸所震裂。靜默)

沙 魔鬼橋炸斷了！

(蘇沃羅夫奔至桌前)

蘇 求上帝幫助我們……現在我們怎麼辦呢？

軍官戊 (跑入) 魔鬼橋炸斷了！

衆士兵 (跑入) 魔鬼橋炸斷了！

史 (跑入) 那座橋……那座橋斷了！

沙 現在我們全完了。

蘇 (自語) 難道一切的血都白流了嗎？我的腦子昏了。該怎麼辦呢？……該怎麼辦呢？……橋！

橋！(靜默)(突然的決意)啊哈，有了！有辦法了！你們全都跟我來！(趨至門口)

沙 你上那兒去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？

蘇 把這房子拆了，把木頭拿去搭橋！

（全都跟着蘇沃羅夫。史丹潘尼被吹滅了燭，眼看不出去。室內無人，祇窗外有一縷暗淡的光。靜默了一會。然後突然間一聲巨響，兵士們，軍官們，將軍們開始拆房子了。首先把屋頂拆掉。木頭從上面一根根地滾到地上。從隙口處露出一塊天來。木頭繼續掉落。這房子很快地解體了。工作進行的很有秩序，疲倦不堪的人們，以齊整的力量和熱忱工作著。隙口的天很快地增大，現在已經在看見山岩的輪廓了。）

聲音 哼！哼！抓住那塊木頭！用你的大劍！

聲音 嘿，望着那邊！望着！

聲音 現在大家來，大家來。

聲音 孩子們來，像在拉善一樣的英勇！

聲音 像在卡羅嘉一樣的英勇！

聲音 像在特維爾一樣的英勇。

（笑聲。槍聲時而高時而隱）

聲音 對不起，好和尚，我們沒有把你的房子留下好多東西！

（現在屋頂和板壁都拆掉了。桌子和板凳却依然原樣。在未拆掉的左右兩邊板壁之間，露出了阿爾卑斯山的壯大景色。雲頂的山峯，壯嚴的聳立着，浴沐於初升的旭日之金光中。）

蘇 眞真的，這是偉大的！瞧，這些木頭，足夠搭一座渡過大西洋的橋。

（士兵們搬運木頭，沒入山岩中去。史丹潘尼扛着最後一根木頭，而且幫助士兵們）

蘇 史丹潘尼度希嘉，你要到那兒去？

史 我不跟你說過！我能同任何男人做得一樣好嗎？（下）

蘇 一個偉大的女人！勇敢，可靠……

杜 （趨至蘇沃羅夫前） 捆木頭的繩子不夠。

蘇 對……繩子不夠（想一下，把他的肩帶扯了下來，交給杜巴索夫） 把它拿去，再用我的名義告訴一切軍官，叫他們都把肩帶 下來捆木頭！

（杜巴索夫跑出）

蘇 沙姆索諾夫！

（沙姆索諾夫跑入）

蘇 把你的隊伍駐紮在橋邊山峽裏……等一等！軍官們先打過橋去……

（沙姆索諾夫跑出。靜默）

蘇 （俯視） 可怕的鍛鍊……（鼓聲，號聲，槍砲聲更密） 前進！前進！（他踉蹌地跳躍向前。手抓住了心，他倒了。有人把他扶起來，阻止他動） 讓我去……（他俯視下面進行的戰爭） 他們停住了。前進！前進！（想要跑出去，但又被人拉了回來，他再凝神地俯視着） 弟兄們，官長們，前進，好孩子們，好伙伴們……史丹潘尼達是不是和他們在一起？勇敢的女人！他們上前了……

（在山後傳來高聲歡呼，喊着「烏拉」，士兵們像雪崩樣地衝下山去）

蘇 （全神貫注於戰爭中，突然喊出） 史丹潘尼達！（他驚退，慢慢的除下他的帽子，露出蒼白的髮的

頭。圍着他的人，也都脫帽，。一陣鼓聲，士兵們衝下山來。杜巴索夫舉手。他站在蘇沃羅夫面前，可是說不出一句話)

蘇

(走上前，擁抱杜巴索夫) 我們又喪失了親人了，普洛霍，你和我……

(杜巴索夫飲泣而出。傳令兵上)

傳令兵 報告，敵人逃跑了！巴格來興將軍的隊伍已經渡過了魔鬼橋！勝利是我們的了！

(歡聲雷動)

蘇 代價是大的……功業——是光榮的……

(一陣號聲。日出)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八場 祖國

登場人物：

葉哥金

敲鐘人

牧師

長老

南斯泰斯雅 農婦

達爾雅 農婦

安玉卡 農婦

迷基太。包勃興 農女

達爾雅之女 農女

韋斯弗侖將軍

侍從

娜泰夏 蘇沃羅夫之女

庫士若夫將軍

索菲亞

索菲亞之母

蘇沃羅夫

巴格來興將軍

民衆若干人

離聖彼得堡不遠的卡門喀村。一個春天的早晨。一羣穿耕作衣的鄉下人，男的，女的，以及赤足的孩子們，提筐攜籃，緊緊在教堂的外院。他們都穿着最好的星期日的服裝。他們抬頭望着教堂的鐘樓。在房子的一邊，站着一位村中長老和穿白袍的牧師。通教堂大門的甬道上，站着一羣農民。那一邊是綠的斜坡，籬笆和擰着稻草人的菜園。有幾枝帶露的樺木。在鐘樓旁，靠前的地方，撐着木棍的，是一位白髮老人，他是一個退伍兵，胸前掛着一個勳章。這是伊凡·葉哥金。他有着一副莊嚴而深刻的神氣。

葉——離那邊！在那條溝旁邊！

敲鐘人（從鐘樓上以鼻音說話）不，連一點兒土都看不見呢。

葉 睜開你的眼，好人，看看巴拉夫樹林那邊。

敲鐘人 不，連一點影子也沒有。

牧師 願上帝慈悲。

葉 你從樹林那裏看不見什麼嗎？

敲鐘人 看不見，什麼也看不見。

長老 不會的。（語牧師）太陽很高了，時候不早了，他的姑娘和庫士若夫等了快三兩個鐘頭了。他們都覺得不耐煩了。（提高了聲音）阿爾森斯神父，你派的那個打鐘的人是個傻瓜。還是個瞎子？他會把大元帥錯過了，他一定會一下子錯過他的！（向敲鐘人叫喊）你敢錯過大元帥，你這瞎鬼，你要錯過了，我要教訓你！喂，看見什麼嗎？

敲鐘人 沒有，沒有，什麼也沒有看見。

長老 你說謊，你這狗，你這笨蛋！等着，我爬上來了！

南斯泰斯雅（一個農婦）他不會錯過什麼的，……他的眼睛很尖！

長老 閉上你的嘴，你這婊子！沒有人問你（走至女人前）你這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？（抓住她的籃子）啊哈。麥餅……嘿，送給大元帥的好吃食。這又是什麼？怎麼，一隻雞，還是一隻獵雞！還有肉包子，很好看。很好，我替你行個好，讓我來親手交給大元帥。

南 啊，好心的先生，不用你費心。這些不全是我的。達爾雅姑姑和安玉卡的也放在這裏邊……

達爾雅（以下簡稱達）我的雞！

安玉卡（以下簡稱安）喂，餅，我的麥餅！

長老 靜點！我來替你們大家辦理！我把你們所有的禮物交給大元帥。

（葉哥金搖頭，表示嫌惡。這一刻之間，女人們都緊抓住他的籃筐，跑出大門去。那長老仰視鐘樓，又俯視手中之籃，不知所措，提籃走上鐘樓）

南（號哭）啊喲！是我們竟了卡了的呀。

（衆人駭然）

聲音 嘿，打鐘的，給你點好吃的。

聲音 嘴張大點兒。

南 這些都裏我們送給大元帥的呀……

迷基太。包勃爾（以下簡稱迷）元帥要你的餅，那瞎子也會看天了。

安 也許他會吃我們的餅呢，你這死鬼！

迷（向打鐘人叫喊）眼睛睜大點，瞧着那邊，不然你會錯過元帥了，那就叫你吃不消！

敲鐘人 沒有，沒有。一點兒土都沒有。我看得見蒲托森斯克人走到公路上來了。巴拉雪人順着路在

走來。他們是從沙吟因到這條路來的。……

達（語其女）今天是一個偉大的休息日，我的小姑娘。全世界人都出來迎接我們的蘇沃羅夫元帥。

敲鐘人 可是還是一點土都不見呀……

長老（在鐘樓上，喘氣如牛）嘿，混蛋，我早說過了。你把他們錯過了，你這廢物。錯過他們了！

你這狗！敲吧！狗！敲吧！

敲鐘人 可可是，大人……你看錯了方向了……那是從聖彼得堡來的路……車子是從這條路來

的。……

長老（嚴厲地）從聖彼得堡，唔？對，那正是呀！敲吧！

「敲鐘人 瞧，瞧那邊……巴拉雪夫那邊……土飛起來了……」
長老 那兒呀？我什麼也看不見。這這傢伙，敲吧！

（鐘敲動）

聲音 他們來了！

他們來了！

我的小爸爸爸爸蘇沃羅夫來了！

（衆人擠向大門）

達爾雅之女（語葉哥金）爺爺，你真的親眼見過蘇沃羅夫嗎？

葉 見過他？怎麼，親愛的，我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在一起作戰過三十五年。我們一起佔領過多少城市 and 要塞……，噢，親愛的，我簡直記不清了……柏林·弗朗克福·華沙，土德開要塞，伊茲曼爾要塞……我們的敵人常常覺得一鑽到地底下去容易，逃過蘇沃羅夫難。」

達女 爺爺，那大元帥是不是高大得怕人的！

葉 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（笑）不，他並不高。高不過我的肩頭。但是你在老遠就可以看見他了。從地球的任何一角，你都可以看見我們的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

（韋斯弗命跑入教堂院落。他穿着一件旅行外套。身後跟着他的侍從）

韋 這是怎麼回事？為什麼打鐘？誰叫打的？

葉 我們歡迎蘇沃羅夫元帥。大人……

章 立刻停止打鐘

侍從 (羣聲向鐘樓叫囂) 停止打鐘！(鐘聲停了)

葉 可是，爲什麼，爲什麼？……大人，你想想我們歡迎的那個人吧……怎麼能叫我不高興呢！

(侍從欲捕葉哥金)

葉 放手！伊凡。葉哥金爲國家戰鬥了三十五年了。他有功勞，得了一個勳章……讓我去，讓我去！……握！

(侍從將葉哥金推出門外)

章 肅清這院子。把大門鎖起來。叫庫土着夫將軍和太太們走這條路。

(羣衆被趕走，院子空了。侍從之一出去執行韋斯弗命的命令。其餘的人鎖上了門。長老臂挽着籃子走出鐘樓。他奔向韋斯弗命)

章 你是什麼人？

長老 我是，先生，我是長老，大人！

章 唔。那末你是怎麼覺的？你讓這些人擁滿了路上，擠滿了廣場，你該打。這一大羣人聚起來幹什麼？誰叫他們聚起來的？

長老 大人大人……這是一個誤會……可是你把這些蠢頭蠢腦的鄉下人有什麼辦法呢？他們從所有的隣村裏帶着禮物走來的……我不知道他們着了什麼魔！

章 那是你自己準備的禮物嗎？你提這籃子做什麼？

長老（以身蔽籃子）大大大人……殿下……這是弄錯了……我沒有罪的，上天保證，我沒有罪的！

（將籃子棄去）

牧師 上帝慈悲！

章（語長老）聽着，不准有什麼騷動。大元帥不許進入廣場。他的車子直接開進院子來。老百姓都得趕出去。大元帥不在這裏過夜。他要和牧師房間裏休息一會兒，等老百姓都趕去以後，他就繼續上路。知道嗎？

長老 是，大人。照你吩咐的做，大人。

（大門開啓，庫土若夫與蘇沃羅夫之女娜泰夏，索菲亞，和索菲亞之母卡來德尼可娃上。索菲亞容色悲感）

章（語長老）好了，好好辦去！

（長老自門出）

章（裝出迷人的笑容，伸出手）啊，娜泰爾雅·亞力山特羅芙娜，啊，親愛的！你令尊馬上就要到了。他現在走近這美麗的村子了。我非常興奮地等候這一快樂的會見！

娜 可是爲什麼要在這兒呢，將軍？老百姓都等在外面廣場上……

章 親愛的娜泰爾雅·亞力山特羅芙娜，你說話真像個小孩子……你爸爸疲勞了。這次艱苦的戰爭，傷害了他的身體。他病了。他必須和老百姓隔離，老百姓祇會騷擾他的。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必

須隨絕一切的興奮。他必須休息和安靜。

娜 可是這兒怎麼叫他休息呢？……在旅館裏給他預備浴床和飯食……不，將軍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不會感謝你這樣的招待的！

章 但是，你必得知道……

庫 別像個小孩子，娜泰夏！（挽其臂）章斯弗命將軍從未做過沒有理由的事。他決不會徒勞無功的。

章 米海爾·伊拉里諾維奇！我可以好好的回答你……可是我不高興答覆。在這樣的時候，我不想和你拌嘴！

庫 （語娜泰爾雅）你疲勞了。娜泰夏。我們站到陰涼的地方去吧。

（庫士諾夫引娜泰夏走開。他們坐在遠一點的草岸下，一陣騷亂的聲音，歡呼叫喊的聲音，從籬笆那邊發出來）

章 （語索菲亞，以手指庫士諾夫後）小人。

索 （柔聲的）我不知道他竟是這樣的……

章 皇上不喜歡他。那是有原因的。他性情古怪，樣子粗暴……

索 够了，媽，這是痛苦而且……

章 （稍停）可憐的索菲亞！你遇到了這樣一個不幸……（稍停）如何痛苦的失望……（又稍停）你所信賴的人，現在破滅了。

索 你說的是誰？我不知道……

章 可憐的索非亞，你愛他，你非常敬重他……

索 誰？你是說密奇爾嗎？你說什麼？可是他的死是英奇的死！你說，請你說……

章 我老實說……（稍停）密奇爾於死地的，既不是命運，也不是一個流彈。（稍停）那是你光榮

地認為最好的朋友的那個人，那是密奇爾非常忠心而虔敬崇拜的人……

索 天啊，你說什麼？

索每 你不是說密奇爾的死是……

（一侍從走近韋斯弗倫）

侍從 夫人。轎轎到了。他的車子走近了。

（門外之騾驢大作）

侍從 廣場上的人都往這兒擠過來了。趕不走他們……

章 不要開門！讓車子停在門外路上，大元帥可以從門裏走進來。

（喝彩聲。愉快的歡呼聲。鞭子在空中飛舞。從鐵窗上面可以看見一個個頭。……）

位上的馬車夫。侍從交禮，讓出。騎士着夫和……

章 （握索非亞之手）……

（開門聲。侍從之長老們擁擠了人羣。……）

（索非亞與利杜巴索夫扶掖着法羅夫，進入院落。門轟然

娜 爸爸！

蘇 (擁抱其女) 娜泰欣嘉……蘇沃羅奇嘉……我的小女兒，我的愛人……(吻之) 我的孩子……

庫 (庫士若夫與巴格與擁抱)

巴 這一切都我們都早見到的……等一會……我和你談……

庫 命運又把我們拉在一起了。謝謝上帝……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怎麼樣？他身體怎麼樣？

蘇 米海爾·伊拉里奧諾維奇！米夏！過來，讓我看看你！

庫 到底見到你了！到底見到你了！

(庫士若夫趨至蘇沃羅夫前，蘇擁抱他。籬外的騷聲並未消滅。韋斯弗命走近蘇沃羅夫)

韋 恭賀你榮歸祖國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！好極了！好極了！

蘇 你好，你好，韋斯弗命。(看見了索菲亞。低聲地) 索菲亞，索菲烏希嘉……他怎麼死的？(稍

停) 索菲烏希嘉……(稍停) 他是不值得……

索 (歇斯迭地) 你說！你說！不要顧忌我！

蘇 他出賣了我們的國家……(稍停) 對於這種罪過，是不能寬恕的！

(索菲亞痛哭出聲)

索母 他……他……殺了男爵，殘忍，沒有心肝的人！

(韋斯弗命挽索菲亞之臂)

蘇 (語卡萊德尼可娃) 你是一個笨女人！

索（語蘇沃羅夫）你害死了他……上帝不會饒你的！

索母 誰也不會饒你的！

蘇 想一想你在說什麼，索菲烏希嘉……

（韋斯弗命引索菲亞至一旁。卡萊德尼可娃立刻也走到他們一起。蘇沃羅夫闔上了眼，搖搖欲

墜。娜泰夏扶住他）

蘇 不要緊，小女兒……沒有什麼……沒有什麼。

索母（語韋斯弗命）羞恥的烙痕……噢上帝，完了。誰都不會理我們了……索菲烏希嘉也不能再進

宮去了……

章 你鎮靜點，夫人。你女兒的聲名，是不會受影響的。

（外面的騷聲大起來了。民衆在搥門）

蘇 開開門，……放他們進來。

（杜巴索夫和巴格來興奔至門前開門。韋斯弗命侍從扶着索菲亞，自己跑前來）

章 不要開！巴格來興將軍！（走近蘇沃羅夫）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！他的身體不容許你興奮。老百姓

姓會騷擾你的！

巴 將軍，醫生都沒有你這樣關心！

章 皇上不相信醫藥的。（稍停）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，（猶疑，嚙嚙尋求適當的話語），難道你以

爲不騷擾……不騷擾……健康地……平靜地……在夜裏……到彼得堡，這樣不好嗎？

蘇 在夜裏？上帝保佑我，你一定瘋了，韋斯弗命！我……偷偷地在死靜的夜裏進城？……決不！

韋 真可憐！因為皇上以為這樣對你是最好的。

蘇 啊，原來這樣！

庫 你難道不知道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，皇上所擔心的只是保證你的平安。

○ 韋 (語蘇沃羅夫) 你的回國，各處都轟動了！一路上你允許羣衆圍聚攔來。農民們拿麵包和鹽來歡

迎你……他們什麼理由，這樣的愉快？

庫 什麼理由？任何一個小孩子都會告訴你的。

韋 皇上非常不高興。要是你不願意知道這一層，那末這是我的神聖的任務……

庫 啊，將軍，你時常很忠於你的任務的！

(歡呼，叫喊。門被羣衆擠得亂亂作響。有的人開始爬籬笆。韋斯弗命跑到門前。他的侍從站在

他身旁。蘇沃羅夫兩手分扶在瓦士若夫和巴格來與的肩頭)

蘇 祇有你們兩個人在這兒……我的唯一的希望是在你們身上……我老了……復好了……要是我們的

國家，我們的祖國，一旦遭受危險……要是敵人想踏進我們的土地……你們！起來保衛她。我知

道我可以依靠你們。你們一定能够保持我們國家的光輝和榮譽的。民衆是知道好歹的。民衆的感

激……(門倒了。羣衆擠過院落) 瞧，這是最好的報酬！(蘇沃羅夫伸出他的兩臂)(民衆推開

了長老，韋斯弗命和他的侍從，卡萊德尼可娃和索菲亞，跑向蘇沃羅夫。伊凡·葉哥金在前。歡

呼：「亞力山大。伐西里奇，小爸爸！」)(葉哥金跑上去摸着蘇沃羅夫)

牧師

(從人羣中擠了出來) 上帝慈悲。(他不見了)

(民衆包圍着蘇沃羅夫。歡聲雷動。忽然鐘聲響了，畏怯地，隱約地)

迷 (向鐘樓叫喊) 對！打吧！重重的打吧！讓這鐘聲爲一切高貴的人響吧！

(鐘聲齊動)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九場 蘇沃羅夫活着

登場人物：

娜泰夏

蘇沃羅夫

杜巴索夫

哥泰索夫

一間明亮而朗爽的房間。一張躺椅，一張橢圓的桌子，和一椅子，這些是室內的唯一陳設。從窗子外望，可見彼得堡的房頂。這是五月的明朗的一天。睡在躺椅上，蓋着毛毯的是蘇沃羅夫。室內寂靜無聲。蘇沃羅夫突然一陣猛烈的咳嗽，使他精神困乏。一會兒室內又靜了。

(娜泰夏上)

娜 你叫我嗎？爸爸！

蘇 (稍停) 不，孩子……可是你既來了，那末把毯子給鋪鋪好。

娜 (整理毯子和枕頭) 現在該吃藥了。

蘇 噢，不，我不吃。

娜 （坐在躺椅邊上）你是一個難服侍的病人。爸爸。（稍停）你誰的話都不肯聽。誰的話都不聽。

韋嘉醫生已經在說你了，就連普洛霍也說不能侍候你了。（稍停）把藥喝了吧，我請求你（取瓶，傾藥水於匙內）你一定得喝，爸爸，你真得喝。

蘇 （吞下）唔，苦東西……

娜 韋嘉醫生說，在污泥裏洗澡，對你會有益的。

蘇 （興奮地）不，我不用。讓那些不害病的懶鬼和寒風濕病的賭徒在泥裏滾打滾吧。可是我真的病了。對於我，那鄉下的，茅草房的和木頭的澡堂子是最好的治療。（咳嗽）我祇要一點兒粥，一杯克伐斯酒！

娜 你在想些什麼，爸爸！

蘇 我是一個兵，不要忘記！

娜 兵應該服從命令。但是這有什麼用，你就不服從理性。（站起來要走）

蘇 娜泰欣嘉……你不會真正生我氣的。狡猾的山羊，對於牠的角，是不會生氣的。別生氣……（稍停）討厭的咳嗽，發寒熱，老創口又裂開了——這些都算不了什麼……（稍停）走近來吧，我的勇敢的將軍……啊，日子過得真快！你已經長得很大了。我抱着我的小小蘇沃羅夫希嘉在膝頭上玩兒，給他講故事，這都是不久以前的事……你還記得……我講的巴巴雅嘉，聰明的凡西里沙和有嫉妬眼睛的牧師這些故事吧。

娜（坐在輪椅上）是的，是的，……我記得……媽媽也跟我講故事的，可是你的故事總比她講得好。……我記得你講完了一個故事，我總要叫你從頭再講一遍；你又常常生氣，而我却看了喜

歡。

蘇 是的……那一切都已經過去而且忘記的了，現在我心上有的是另一種故事……

娜 什麼故事，爸爸？

蘇 噢，各種各樣的事……你要我講一個給你聽吧……祇有一個條件

娜 什麼條件？

蘇 那就是你要做一個好孩子，不要再把這些撈什子的乘來煩你的老爸爸……我的故事是……（稍停）我的故事是很悲慘的……（稍停）從前有一個兵。他愛民衆，愛他的故鄉，真像他自己的生命，像愛陽光一樣。五十年來，他衝圍殺敵……他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敗仗……可是有一天他也在倒下了……

（靜默）

娜 你老了，親愛的爸爸……

蘇 生命就這樣完了……就是那兒……我可以遠如指掌地看到……華沙……伊茲曼爾……阿爾卑斯山……

娜 是的，艱苦，嚴鍊，……你從沒有偷閑過……可是你所得的報酬是什麼呢？

（蘇沃羅夫不語）

蘇 我的一生都耗在追求光榮中……空虛！祇有在——接近萬能之神的寶座時，才有和平。

（靜默。叩門聲，接着是人聲）

杜 （人）有人來看望你，亞里山大·伐西里奇。

娜 是醫生嗎？

杜 不是醫生……好像是一位伯爵什麼的。皇上派他來的。要和你談談。

蘇 （驚覺）啊！好吧。（杜巴索夫下），娜泰欣嘉……把制服遞給我……我必須穿着……

娜 可是爸爸！醫生說你不能動。

蘇 （以肘撐着，抬起身來）不，我還沒有倒下呢！他們記得我還活着。他們用得着我呢。

（哥泰索夫入。他穿着馬爾泰人的制服，肩上背着一條藍綬帶。他深深地鞠躬）

蘇 問候你……娜泰欣嘉，你走開一會兒，親愛的。（娜泰夏下）你要和我談話。好，說吧。

哥 （咳嗽）皇上命令我向你傳達他的旨意。讓皇上調查所知，當你在外國指揮作戰時，你有一個侍從的軍官。叫做偵班將軍的，他違反軍紀。皇上命令你奏明他爲什麼要這樣做。

蘇 （以無力的聲音，稍停後）喔。還有別的事嗎？

哥 有。你容許許多超越王法的行爲。

蘇 你是什麼人？

哥 我？（傲然地）哥泰索夫伯爵！

蘇 哥泰索夫！哥泰索夫伯爵！天呀，從來沒有聽見過你這人……你是什麼職務？

哥 我是宮廷的侍從長。

蘇 喔，可是你以前幹什麼的？

哥 狩獵長。

蘇 再以前呢？

哥 御馬長。

蘇 不，再以前，再早以前。（哥泰索夫不語）說，不要怕羞，你說出來。

哥 （從牙縫中擠出）馬弁。

蘇 喔，喔……（稍停）那末你有什麼軍職？你參加過什麼戰爭？打過什麼仗？

（哥泰索夫不語）

蘇 （以肘撐起，以拳擊壁）普洛霍！（杜巴索夫入）普洛霍，你睜眼看看這位先生，他當過狩獵長，

當過御馬長，這個長，那個長的：現在他爬到了伯爵地位了。你和我，我們是傻瓜，我們流浪了全世界，冒了槍林彈雨，就在這個時候他却爬了上去。瞧他的胸前掛了一個星。他們派到蘇沃羅夫這裏來。我死後，普洛霍，你一定得去找一個舒服的位置。誰知道呢，也許有一天你也會是一個伯爵的。（稍停）可是不會，我怕你不會的！我從來沒有教過你抓我的腳底，所以你祇是一個醉鬼：你沒有希望。去吧。不，等一等，把這位先生請出去。（稍停）

哥 （兇惡地）我怎麼向皇上復命？

蘇 （氣急地）你說……蘇沃羅夫死了。

哥 什麼？

蘇 告訴他，蘇沃羅夫死了。

哥 我……我不明白。你喜歡開玩笑。

蘇 照這樣說去。

哥 (昏眩地) 是，閣下！(昏眩下，杜巴索夫隨之)

(蘇沃羅夫疲乏地倒在枕頭上，閉上了眼。室內一陣寂靜。遠處什麼地方傳來了一陣鼓聲，漸漸走近。然後軍樂隊奏起了一。軍隊進行曲，雄壯而刺激。這曲子當俄國軍隊開入柏林時在柏林街上聽見過的；在某一個黎明，在伊茲曼爾的城牆下聽見過的；這曲子曾經在意大利的烈日下與奮過俄羅斯的戰士。蘇沃羅夫驚覺，靈神的諦聽，他的臉上顯出了一種天真的光彩。他揭開毛毯，跌下綉椅。現在他定到室前了，窗已經被他打開。樂隊的聲音和鼓聲灌入室內。蘇沃羅夫站在陽光中，我們又看見了從前的蘇沃羅夫。他往下看，大聲叫喊)

蘇 哥，你，那兒那個人……你叫什麼名字……哥泰索夫！等一等！哥泰索夫……你告訴皇上，那叫他轉告他的朋友——德國國王，——說蘇沃羅夫還活着！你聽見沒有？他還活着！他還在每個俄羅斯的戰士和每一個俄羅斯的士兵的心裏。而且他永遠不會死的！

(兩門俱開，娜泰夏與杜巴索夫同時跑入)

蘇 你聽着！你，蘇沃羅夫永遠不會死的！

(勝利進行曲。鼓聲歡快地敲奏；漸敲漸近)

——幕下——



蘇沃羅夫元帥

譯者 瞿白音

出版者 東北書店

總店 哈爾濱道臺地段街
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

通化 延吉 安白 敦子

經售者

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
印刷者 東北日報一廠

每冊定價 元

國民卅六年十一月一初版 5000. 佳



55
4=2

蘇沃羅夫元帥

1947.11初版 佳. 5000.

定價： 元